



冰心著

冰  
心  
文  
選

奉天東方書店出版

# 冰心文選 目次

- 超人
- 姑姑
- 第一次宴會
- 冬兒姑娘
- 頹悶
- 通訊(七——十)
- 分
- 好夢
- 閒情
- 山中雜記
- (一) 我怯弱的靈魂
- (二) 埋存與發掘

- 
- (三) 古國的音樂
  - (四) 雨雪時候的星辰
  - (五) 她得了刑罰了
  - (六) Bakiimo
  - (七) 說幾句愛海的孩氣的話
  - (八) 他們說我幸運
  - (九) 機器與人類幸福
  - (十) 鳥獸不可與同羣
  - 南歸
  - 「無限之生」的界線
  - 畫詩
  - 問答詞
  - 夢
  - 笑

# 冰心文選

冰心著

## 超人



3 0526 5082 1

何彬是一個靜觀態度的青年，從來沒有人看見他和人有什麼來往。他任的那一座大樓上，同居的人很多，他却都不理人家，也不和人家在一間食堂裏吃飯，偶然出入遇見了，輕易也不招呼，郵差來的時候，許多青年歡喜跳躍着去接他們的信，何彬却永遠得不着一封信。他除了每天局裏辦事，和同事們說幾句公事上的話，以及房東程姥姥替他端飯的時候，也說幾句照例的應酬話，此外就不開口了。

他不但是和人沒有交際，凡帶一點生氣的東西，他都不愛：屋裏連一朵花，一根草，都沒有，冷陰陰的如同山洞一般，書架上却堆滿了書。他從局裏低頭獨步的回來，關上門，摘下帽子，便坐在書桌旁邊，隨手拿起一本書來，無意識的看着，偶然覺得疲倦了，也站起來在屋裏走了幾轉，或是拉開簾幕望了一望，但不一會兒，便又閉上了。

程姥姥總算是他另眼看待的一個人：她端進飯去，有時便站在一邊，絮絮叨叨的和他說話，也問他爲何這樣孤零。她問上幾十句，何彬偶然答應幾句說：『世界似舞台，人生似演員；人和人，和宇宙，和萬物的聚合，都不過如同演劇一般，上了臺是父子母女親密的了不

超人

1



得：下了臺，摘了假面具，便各自散了，哭一場也是這麼一回事，笑一場也是這麼一回事。與其互相牽連：不如互相遺棄；而且尼采說得好，愛和憐憫都是惡……」程姥姥聽着雖然不很明白，却也懂得一半，便笑道：「要這樣，活在世上有什麼意思？死了，滅了，豈不更好，何必穿衣吃飯？」他微笑道：「這樣，豈不又太把自己和世界都看重了。不如行雲流水似的，隨他去就完了。」程姥姥還要往下說話，看見何彬面色冷然，低着頭只管吃飯，也便不敢言語。

這一夜他忽然醒了。聽得對面樓下淒慘的呻吟着，這痛苦的聲音，斷斷續續的，在這沉寂的黑夜裏只管顫動。他雖然毫不動心，却也攪得他一夜睡不着。月光如水，從窗紗外瀉將進來，他想起了許多幼年的事情，——慈愛的母親，天上的繁星，院子裏的花……他的腦子累極了，極力的想攔絕這些思想，無奈這些事只管奔湊了來，直到天明，纔微微的合一合眼。

他聽了三夜的呻吟，看了三夜的月，想了三夜的往事。——

眼食都失了次序，眼圈兒也黑了，臉色也慘白了。偶然照了照鏡子，自己也微微的吃了一驚。他每天還是機械似的做他的事——然而在他空洞洞的腦子裏，憑空添了一個深夜的病人。

第七天早起，他忽然問程姥姥對面樓下的病人是誰？程姥姥一面驚訝着，一面說：「那

是廚房裏跑街的孩子祿兒，那天上街去了，不知道爲什麼把腿摔壞了，自己買塊膏藥貼上了，還是不好，每夜呻吟的就是他。這孩子真可憐，今年纔十二歲呢，素日家勤勤懇懇極疼人的……」何彬自己只管穿衣戴帽，好像沒有聽見似的，自己走到門邊。程姥姥也住了口，端起碗來，剛要出門；何彬慢慢的從袋裏拿出一張鈔票來，遞給程姥說：「給那祿兒罷，叫他請大夫治一治。」說完了，頭也不回，逕自走了。——程姥姥一看那鉅大的數目，不禁愕然，何先生也會動起慈悲念頭來，這是破天荒的事情呵！她端着碗，站在門口，只管出神。呻吟的聲音，漸漸的輕了，月兒也漸漸的缺了。何彬還是朦朧臃臃的——慈愛的母親，天上的繁星，院子裏的花……他的腦子累極了，竭力的想擯絕這些思想，無奈這些事只管奔湊了來。

過了幾天，呻吟的聲音住了，夜色依舊沈寂着，何彬依舊「至人無夢」的睡着。前幾夜的思想，不過如同曉月的微光，照在水山的峯尖上，一會兒就過了。

程姥姥帶着祿兒幾次來叩他的門，要跟他道謝；他好像忘記了似的，冷冷的抬起頭來看了一看，又搖了搖頭，仍去看他的書。祿兒仰着黑胖的臉，在門外張着，幾乎要哭了出來。

這一天晚飯的時候，何彬告訴程姥姥說他要調到別的局裏去了，後天早晨便要起身，請她將房租飯錢，都清算一下。程姥姥覺得很失意，這樣清淨的住客，是少有的，然而究竟留他不得，便連忙和他道喜：他略略的點一點頭，便回身去收拾他的書籍。

他覺得很疲倦，一會兒便睡下了。——忽然聽得自己的門鈕動了幾下，接着又聽見似乎有人用手推的樣子。他不言不動，只靜靜的臥着，一會兒也便渺無聲息。

第二天他自己又關着門忙了一天，程姥姥要幫助他，他也不肯，只說有事的時候再煩她。程姥姥下樓之後，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來，繩子忘了買了，慢慢的開了門，只見人影兒一閃，再看時祿兒在對面門後藏着呢，他躊躇着四圍看了一看，一個僕人都沒有，便喚，「祿兒你替我買幾根繩子來，」祿兒趑趄的走過來，歡天喜地的接了錢，如飛走下樓去。

不一會兒，祿兒跑的通紅的臉，喘息着走上來，一隻手拿着繩子，一隻手背在身後，微微露出一兩點金黃色的星兒。他遞過了繩子，仰着頭似呼要說話，那隻手也漸漸的回過來。何彬却不理會，拿着繩子自己便進去了。

他忙着都收拾好了，握着手周圍看了看，屋子空洞洞的——睡下的時候，他覺得熱極了，便又起來，將窗戶和門，都開了一縫，涼風來回的吹着。

「依舊熱得很。腦筋似乎很雜亂，屋子似乎太空沉。——累了兩天了，起居上自然有些反常。但是爲何又想起深夜的病人。——慈愛的……不想了，煩悶的很！」

微微的風，吹揚着他的額前的短髮，吹乾了他頭上的汗珠，也漸漸的將他煽進夢裏去。四面的白壁，一天的微光，屋角幾堆的黑影。時間一分一分的過去了。

慈愛的母親，滿天的繁星，院子裏的花。不想了，——煩悶……悶……

黑影漫上屋頂去，什麼都看不見了，時間一分一分的過去了。

風大了，那壁廂放起光明，繁星歷亂的飛舞進來。星光中間，緩緩地走進一個白衣的婦人，右手撩着裙子，左手按着額前。走近了，清香隨將過來：漸漸的俯下身來看着，靜穆不動的看着，——目光裏充滿了愛。

神經一時都麻木了！起來罷，不能，這是搖籃裏呀！母親——慈愛的母親。

母親呵！我要起來坐在你的懷裏，你抱我起來坐在你的懷裏。

母親呵！我們只是互相牽連，永遠不互相遺棄。

漸漸的向後退了，目光仍舊充滿了愛，模糊了，星落如雨，橫飛着都聚到屋角的黑影上。

「母親呵，別走，別走！」

十幾年來隱藏起來的愛的神情，又呈露在何彬的臉上；十幾年來不見點滴的淚兒，似珍珠般散落了下來。

清香還在，白衣的人兒還在。微微的睜開眼，四面的白壁，一天的微光，屋角的幾堆黑影上。送過清香來。——剛動了一動，忽然覺得有一個小人兒，蹣手蹣腳的走了出去，臨到門口，還回過小臉兒來，望了一望。他是深夜的病人——是祿兒。

何彬竭力的坐起來，那邊網好了的書籍上面，放着一籃金黃色的花兒，他穿着單衣走了

過去，花籃底下還壓着一張紙，上面大字縱橫，藉着微光看時，上面是：

「我也不知道怎樣可以報先生的恩德。我在先生門口看了幾次，桌子上都沒有擺着花兒。——這裏有的是賣化的，不知道先生看見過沒有？——這籃子裏的花，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名字，是我自己種的，倒是香得很，我最愛他。我想先生也必是愛他。我早就要送給先生了，但是總沒有機會。昨天聽說先生要走了，所以趕緊送來。

我想先生一定是不要的。然而我有一個母親。她因為愛我的緣故，也很感激先生。先生有母親麼？她也一定是愛先生的，這樣我的母親和先生的母親是好朋友了。所以先生必要收母親的朋友的兒子的東西。

祿兒叩上

何彬看完了，捧着花兒，回到床前，什麼定力都盡了，不禁嗚嗚咽咽的痛哭起來。

清香還在，母親走了！——窗內窗外，互相輝映的，只有月光，星光，淚光。

早晨程姥姥進來的時候，只見何彬都穿着好了，帽兒戴得很低，背着臉站在窗前。程姥姥陪笑着問他不用點心，他搖了搖頭。——車也來了，箱子也都搬下去了，何彬淚痕滿面，靜默無聲的謝了程姥姥，提着一籃的花兒，遂從此上車走了。

祿兒站在程姥姥的旁邊，兩個人的臉上，都堆着驚訝的顏色，看着車塵遠了，程姥姥纔回頭對祿兒說：「你去把那間空屋子收拾收拾，再鎖上門罷，鑰匙在門上呢。」

屋裏空洞洞的，牀上却放着一張紙寫着：

「小朋友祿兒：

我先要深深的向你謝罪，我的恩德，就是我的罪惡。你說你要報答我，我還不知道我應當怎樣的報答你呢！

你深夜的呻吟，使我想起了許多的往事。頭一件就是我的母親，她的愛可以使我止水似的感情，重要蕩漾起來。我這十幾年來，錯認了世界是舞台人生是演員，愛和憐憫都是惡德，我給你那醫藥費，裏面不含着絲毫的愛和憐憫，不過是拒絕你的呻吟，拒絕我的母親，拒絕了宇宙和人生，拒絕愛和憐憫。上帝呵！這是什麼念頭呵！

我再深深的感謝你從天真裏指示我的那幾句話。小朋友呵！不錯的，世界上的母親和母親都是好朋友，世界上的兒子和兒子也都是好朋友，都是互相牽連，不是互相遺棄的。

你送給我那一籃花之先，我母親已經先來了。她帶了你的愛來感動我。我必不忘記你的花和你的愛，也請你不要忘了，你的花和你的愛，是借着你朋友的母親帶來的！

我是冒罪叢過的，我是空無所有的，更沒有東西配送給你。——然而這時伴着我的，却有悔罪的淚光，半弦的月光，燦爛的星光。宇宙間只有他們是純潔無疵的。我要用一縷柔絲，將淚珠兒穿起，繫住弦月的兩端，摘下滿天的星兒，盛在弦月的圓凹裏，不也是一籃金黃色的花兒麼？他的香氣，就是悔罪的人呼籲的言詞，請你收了罷。只有這一籃花配送給你！天已明了，我要走了。沒有別的話說了，我只感謝你，小朋友，再見！再見！世界上的

兒子和兒子都是好朋友，我們永遠是牽連着呵！

何彬草

我寫了這一大段，你未必都認得都懂得；然而你也用不着都懂得，因為你懂得的，比我多太多了！又及」

「他送給我的那一籃花兒呢？」祿兒仰着黑胖的臉兒，呆呆的望着天上。

## 姑姑

「她真能恨我咬牙兒，我若有神通，真要一個掌心雷，將她打得淋漓粉碎！」他實在急了，本是好好地躺着呆想，這時禁不住迸出這一句話來。

我感着趣味了，却故意的仍一面寫着字，一面問說：「她是誰，誰是她？」

他氣忿忿的說：「她是姑姑，」說着又咬牙笑了。

我仍舊不在意的，「哦，不是姊姊妹妹，却是姑姑。」

他一翻身坐起來說：「不是我的姑姑，是一個同學的姑姑。」

我說：「你就認了人家的，好沒出息！認得姊姊妹妹也好一點呀。……」

他抱起膝來，倚在床欄上，說：「你聽我說，真氣人，我上一輩子欠她的債——可是，

我是真愛她。」我放下筆看着他「哦，你真愛她……」

他又站起來了，「我不愛她，還不氣她呢！她是個俊女，要多美有多美，要多壞有多壞

；自從愛慕她以來，也不知受了多少氣了。我希望她遇見一位煞神般的婆婆，沒日沒夜的支使欺負她，才給我出這口氣！」

我看他氣的樣子，不禁笑說：「你好好說來，你多會兒認得她？怎麼愛的她？她怎麼給你氣受？都給我說，我給你評評理。」

他又坐下了，低頭思索，似乎有說來話長的神氣，末了嘆了一口氣，說：「我真認命了！去年大約也是這春天的時候，神差鬼使去放風箏，碰見她姪兒同她迎頭走來，正打個照面，好一個美人胎子！她姪兒說，『好，你有風爭，咱們一齊去，——這是我姑姑。』我頭昏腦亂的叫了一聲，這一叫便叫死了，她其實比我還小一歲呢。我同她姪兒舉着風箏在前走，連頭都不敢回，到了草地上，便放起來，誰知從那時起便交惡運，天天放得天高的風箏，那天竟怎麼放也放不起來，我急得滿頭是汗。她坐在草地裏悠然的傲然的笑說：『這風箏真該拆了，白跑半天。』笑聲脆的鳥聲似的；我一陣頭昏，果然一頓脚把風箏蹈爛了，回家讓哥哥說了一頓！」

「倒靈事剛起頭呢，我從此不時的找她姪兒去。他姪兒也真乖覺，總是敲我竹槓，託我買東買西，要不是，就有算學難題叫我替他做，我又不敢不替他做，每回找他之前，總是想難題想得頭痛，交卷時她姪兒笑臉相迎，他姑姑又未必在家。」

我不禁笑了出來，說：「活該！活該！」

姑

姑

九

我皺眉笑說：「你聽下去呀！女孩子真乾淨，天天這一身白衣裳黑裙子，整齊得烏金白銀似的，從一樹紅桃花底下經過，簡直光豔得照人！我正遇見了，倒退三步，連鞠躬都來不及，我呢，竹布長衫，襟前滿是泥土，袖底都是黑痕，腳上的白鞋也成了黑的了。她頭也不回的向前走，俏利的眼光，瞥之間，露出了鄙夷的樣子。我急了，回來抱怨李媽今早不給我長衫換。她咕唧着說：「平常三天一換都嫌早，今天怎麼又乾淨起來了。打扮什麼，二爺！娶媳婦還早着呢，小小的年紀！」偏生哥哥又在廊下聽見了，笑着趕進來說：「娶媳婦還早着呢，二爺！」把我羞哭了。

「第二天穿一件新電光灰布衫子，來看她姪兒。他不在家，剪頭髮去了。姑姑却站在院子裏喂鳥兒，看見我笑說：「不巧了。我姪兒剛出去，你且坐下，他一會兒就回來。」我搭訕的在一旁站着，這女孩子怎麼越來越苗條！也許病瘦了罷，風前站着彷彿要吹起來似的。我正胡想，她忽然笑說：「你這件新灰布衫子真合式。」我臉紅一笑，從此我每到她家總穿這件灰衫，她却悄悄的對她姪兒笑話我自開天闢地以來，只穿得這一件衣服，大約是晚上脫下來洗，天一亮，就又穿上。這話偏生又讓我聽見，氣得要死！」

我嘆喟的笑了出來！

「還有一次，我在她家裏同她姪兒玩，回家來出門的時候，遇見她從親戚家回來，她說：『對不起，沒有恭接你，你明天再來罷。』我那天本有一點不舒服，第二天一早却念念不忘。」

的掙扎着去了，她却簡直沒有露面。我回來病了三天，病中又想她，又咒她，等到病好，禁不住又去看看，誰知她也病了，正坐在炕沿上吃粥，黃瘦的臉兒比平時更爲嬌柔可憐，我的氣早丟在九霄雲外。她抬頭看見我，有氣沒力的笑說：「姑姑病了，你怎麼連影兒也不見。」我惶愧不堪，心中只不住的怨自己連病都不挑好日子！

「她喜歡長春花，我把家裏的都摘了送給她。哥哥碰見就叨叨說：『她是你的娘！這樣的糟場母親心愛的兒孝敬她！』哥哥對她實在沒有感情！但是，哥哥也實在沒有看見過她，只知道我有個新認的姑姑而已，我仗着膽兒說：『這花兒橫豎也快殘了，摘下來不妨事，她雖不是我的娘，但她是我的姑姑。』哥哥吐了一口唾沫，說：『沒羞，認人家比你小的小姑娘做姑姑。』我拿着花低頭不願的走開去；我們弟兄門口，從來是不相下的，這次我却吃了虧。」

「家裏的花摘完了，那天見着她，她說：『我明天上人家吃喜酒要有一朶長春花戴在頭上，多麼好看。』我根本就認爲除她以外，別人是不能戴長春花的！便趕忙說：『放心，由我去找。』回家來葉底都尋遍了，實在沒有。可是叫她放心，又不好意思食言。猛憶起校園裏似乎還有，飯後躊躇着便到學校去。跳過籬笆，繞過「勿摘花木」的牌示，偷摘了一朶。心跳得利害。連忙把花藏在衣底，跑到她家去，雙手奉上。我還看着她梳掠，換衣裳，戴花出去，看見車上背後那朶紅星在她黑髮上照耀，我覺得一切的虧心和辛苦都忘！」

「不想她將這事告訴了她姪兒，她姪兒在同學裏傳開了。傳到先生耳朵裏，就把我傳了去，

那時，我正在球場裏，嚇得臉都青了，動彈不得，最後只得乍着膽子走到先生那裏，先生連問都不問，就把我的罪狀插在我帽子上，拉我到花台邊去。我哭着，不住的央告，先生也不理，同學們都圍聚了過來，我羞到恨不得鑽進地縫。我那天沒有吃飯，眼睛也哭腫了，幸而那哥哥沒在，還好一點。至終自然他也知道了，我回家去又受了一頓責罰。

「從此我在先生面前的信用和寵愛一落千丈。自從春天起，又往往言語無心，在班裏眼看看書，心裏却描擬着她。和先生對話，所答非所問。先生猜疑，同學也鬪笑。我父親到學校裏去查問成績的時候，先生老實地這一說，父親氣得要叫我停學，站櫃台學徒去，好容易我哭着央求，又起誓不再失魂落魄了，父親才又回過心來。」

我這時也不能再笑了。

他嘆一口氣，「以後的半年，我也沒好好的念書，不過處處提防，不肯有太露出廢學的樣子。可恨她也和我疎遠起來了。她拿我當做一個挨過罰，品學不端的人看待。至於我爲何挨罰，她却完全想不到！我也認命了，見了她便低頭走開去。」

「今年的春天，一個禮拜天下午，同哥哥去放風箏，偏又遇見她和她姪兒，還有一個穿洋服少年也在那裏。我正要低頭回去，她已看見我了，遠遠地叫着，我只得過去。我介紹了我哥哥，她也介紹了那個她父親朋友的兒子，她叫我叫他叔叔。這叔叔是北京城裏念書的。我那時覺得他偉大的很。他却很巴結姑姑，一言一笑都先事意旨，姑姑那天却有點不在

意的，也許是不自然；只同我在一起，却讓叔叔，她姪兒，我哥哥在一塊玩。她問長問短，又問我爲何不上她家裏去，那時楊柳剛青着，燕子飛來，在水上成羣的輕輕掠過。那天的下午是我生命中最溫柔的一刻！

「到了黃昏，大家站起走開，那叔叔似乎有點不悅意。我暗暗歡喜，大家分手，回家去的路上，哥哥忽然說：『你那位姑姑真俏皮！』我不言語。

「從那時起，我又常到她家去，叔叔總在那裏，但一遇見我來了，她總丟了叔叔來同我玩。叔叔卻也不介意，只笑一笑走開。

「一月之前，也是一個黃昏，我正從她家回去。叔叔，她姪兒，和姑姑一齊送出來。叔叔忽然笑着拍着我的肩說：『明天請你來吃酒。』姪兒也笑道：『是的，請你來吃喜酒。』姑姑臉紅了，笑着推她姪兒，一面說：『沒有什麼，你若是忙，不來也使得。』我看着他們三人的臉，莫名其妙。回去道上仔細一想，忽然心裏慢慢涼起來……。

「第二天哥哥却要同我去放風箏：我一定不肯去，哥哥只得自己走了，我走到她家，門口掛着彩結，我進去看了。見酒席的擔子，一擔一擔的挑進來，叔叔和姪兒迎了出來，不見姑姑，我問是什麼事，姪兒拍手說：『你來遲了一步，姑姑躲出去了！這是她大喜的日子。』我一呆，姪兒又指着叔叔說：『別叫叔叔走了，這是我們將來的姑丈，——今天是他們文定的好日子。』我神魂出竅，心中也不知是什麼味兒，苦笑着道了一聲喜，也不知怎樣便離了

她家。道上還遇着許多來道喜的男女客人，車上却帶着紅禮盒子。

「怪不得她總同我玩呢，原來怕我和她取鬧，我却是從頭就悶在鼓裏。我那時只覺得滿心悲涼，信足所之，竟到了放風爭的地上，哥哥在放呢。看見我來了，便說：「你那裏玩够了，又來找我！」我不答，他又問我一句。我說：「只有你是我的親人，我不找你找誰？」我說着便抱着哥哥的臂兒哭了，把他弄得愕然無措。

「自此，我就絕跡不去了，賭氣也使離開家到北京來念書。那位叔叔也在我們學校裏。但是，我可不能告訴你他是誰！他原來在學校是這麼一個繡花枕，學問比誰都不如！今天上午他悄悄的拉着我，叫我叫他姐夫，說他在這暑假便回去娶親了，把我又氣得……」

我聽到這裏，一欠伸，笑道：「人家娶親，用得着你生氣！」

他說：「我不氣別的，我氣十八歲的女孩子出什麼鬧！」

我啞啞一笑說：「你呢，十九歲的年紀，認什麼姑姑！」

他又皺眉一笑，呆呆的躺了下去，我自去寫字。一會兒抬起頭來，却看見他不住的向空叩掌，大概正在練演他的掌心雷呢！

## 第一次宴會

G 教授來的是這樣的倉猝，去的又是這樣的急促。楨主任在 C 教授遊頤和園之後，離開

北京之前，請他吃頓晚飯。他們在國外的交誼，是超乎師生以上的。瑛常從楨的通訊和談話裏摸擬出一個鬚髮如銀，聲音慈藹的老者。她對於舉行這個宴會，表示了完全的同意。

新婚的瑛，或者在婚前

是早已虛擬下，她小小家庭裏一個第一次宴會：壁爐裏燃着松枝，熊熊的喜躍的火焰，映照得客廳裏細綉的椅桌，發出烏油的嚴靜的光亮；廳角的高桌上，放着一盞淺藍帶穗的罩燈；在這含暈的火光和燈光之下，屋裏的一切陳設，地毯，窗帘，書櫃，瓶花，壁畫，爐香……無一件不妥貼，無一件不溫甜，主婦呢，穿着又整齊，又莊美的衣服，黑大的眼睛裏，放出美滿驕傲的光；掩不住的微笑浮現在薄施脂粉的臉上；她用着銀鈴般清朗的聲音，在客人中間，周旋，談笑。

如今呢，母親的病，使她比楨後到了一個月。五天以前，才趕回這工程未竟的「愛巢」裏來。一開門滿屋子都是油漆氣味：牆壁上的白灰也沒有乾透；門窗戶扇都不完全；院子裏是一堆雜亂的磚石灰土！在這五天之中，她和楨僅僅將重要的傢具安放好了位置。白天裏樓下樓下是滿工人，油漆匠，玻璃匠，木匠……連她也認不清是什麼人做什麼事，只得把午睡也犧牲！來指點看視，到了夜裏，她和楨才能慢慢的從她帶來的箱子裏，理出些應用的陳設；如鐘，蠟台，花瓶之類，都堆在桌上。

喜歡款待的她，對於今天下午不意的宴會，發生了無限的躊躇。一種複雜的情感，縈繞在她的心中。她平常虛擬的第一次宴會，是沒有實現的可能了！這小小的「愛巢」裏，只有光

## 第一次宴會

潔的四壁，和幾張椅桌。地毯還都綁着放在樓上，窗帘也沒有做好，畫框都重疊的立在屋角……下午楨又陪C教授到頤和園去，只有她一個……

她想着不覺的把眉頭蹙了起來，沉吟了半晌，沒有言語，預備到城裏去接C教授的楨已經穿好了衣服，戴上了帽子。回頭看見瑛躊躇的樣子，便走近來在她手上輕輕的握了一下，說：「不要緊的，你別着急，好歹吃一頓飯就完了，C教授也知道，我們是新搬進來的，自然諸事都能原諒。」瑛推開他，含顰的笑道：「你躲出去了，把事都推在我身上，回頭玩够了頤和園，像客人似的來赴席，自然你不着急了！」楨笑着站住道：「要不然，我就不去，在家裏幫你。或是把這宴會取消了，也使得，省得你太忙累了，晚上又頭痛。」

瑛抬起頭來，「笑話！你已請了人家了，怎好意思取消？你去你的，別担攔了，晚上宴會一切只求你包涵點就是了。」楨笑着回頭要走，瑛又叫住他，「陪客呢，你也想出幾個人。」楨道：「你斟酌罷，隨便誰都成，你請的總比我請的好。」

楨笑着走了，那無愁的信任的笑容，予瑛以無量的膽氣。瑛略一凝神，叫廚師父到外面定一桌酒席，要素淨的。回來把地板用柏油擦了，到樓上把地毯都撥下來。又吩咐蘇媽將畫框，釘子，箱子等都放在一處備用。一面自己披上外套，到隔壁江家去借電話。

她一面低頭走着，便想出了幾個人：許家夫婦是C教授的得意門生；N女士美國人，是個善談的女權論者；還有華家夫婦，在自己未來之先，楨在他們家裏借住過，他們兩位都是

很能談的：李先生是楨的同事，新從美國回來的；衛女士的好友。結婚時的伴娘……這些人平時也都相識，談話不至於生澀。十個人了，正好坐一桌！

被請的人，都在家，都能來，只衛女士略有推託，讓她說了幾句，也笑着說：「奉陪，」她真喜歡極了。在江家院子裏，摘了一把玫瑰花，叫僕人告訴他們太太一聲，就趕緊回來，

廚師父和蘇媽已把屋中都收拾乾淨，東西也都搬到樓下來了。這個中年的用人，以好奇的眼光來看定他們弱小的主婦，看她如何佈置。瑛覺得有點不好意思，她先指揮着把地毯照着屋子的顏色鋪好；再把畫框拿起，一一凝視，也估量着大小和顏色分配在各屋子裏；書櫃裏亂堆的書，也都整齊的排立了；蠟燭台上插了各色的蠟燭；花瓶裏也都供養了鮮花。一切安排好了之後，把屋角高桌上白絹畫藍龍的電燈一開，屋裏和兩小時以前大不相同了。她微笑着一回頭，廚師父和蘇媽從她喜悅的眼光中領到意旨了，他們同聲的說：「太太這麼一調動，這屋裏真好看了一！」

她笑了一笑，喚：「廚師父把壁爐生了火，要旺旺的，蘇媽跟我上樓來開箱子。」

杯，箸，桌布，卡片的立架，閩漆啡咖的杯子，一包一包都打開了。蘇媽從紙堆裏檢出來，用大盤子托着，瑛打發她先下樓擺桌子去，自己再收拾臥室。

天色漸漸的暗下來了，揀開電燈，撥一撥亂紙，堆中觸到了用報紙包着的沉甸甸的一束。打開了一看，是幾個喇叭花形的花插子，重疊着套在一起，她不禁呆住了！

電光一閃似的，她看見了病榻上瘦弱蒼白的母親，無力的背倚着床欄，含着淚說「瑛，你父親去好了，以至做了幾十年的官，也不能好好的賠送你，我呢，正經的首飾也沒有，一件金鐲子和玉髮花，前年你弟弟出洋的時候，都作了盤費了，只有一朵珠花，還是你外祖母的，珠花不大，去年拿到珠寶店裏去估，說太舊了，每顆只值兩三塊錢。好在你平日也不愛戴首飾，把珠子拆下來，和弟弟平分，作個紀念罷！將來他定婚的時候……」

那時瑛已幽咽不勝了，勉強抬起頭笑着說：「何苦來拆這些，我從來不用……」

母親不理他，但舊說下去：「那邊小圓桌上的銀花插，是你父親的英國朋友M先生去年送我生日的，M先生素來是要好看的，這個想來還不便宜，老人屋裏擺什麼花草，我也想給你。」

隨着母親的手看去，圓桌上玲瓏地立着一個光耀奪目的銀花插，盤繞圓莖的座子，朝上開着五朵喇叭花，花筒裏插着綢製的花朵。

母親又說：「收拾起來的時候，每朵喇叭花是可以脫卸下來的，帶着走也方便！」

是可給的都給了女兒了。她還是萬般的過意不去。覺得她唯一的女兒，瑛這次的婚禮，一切都太簡單，太隨便了！首飾沒有打做新的，衣服也只添置了幾件，新婚沒有洞房，只在山寺裏過了花燭之夜，這原都是瑛自己安排的，母親却覺得有無限的慚愧，無限的抱歉。覺得是自己精神不濟，事事由瑛敷衍忽略過去。和父親隱隱的談起贈嫁不足的事，總在微笑中

墜淚。父親總是笑勸說：「做父親的沒有攪錢的本領，女兒只好吃虧了。我賠送瑛，不是一箱子的金錢，乃是一肚子的書！——而且她也不愛那些世俗的東西。」

母親默然了，她雖完全同情於她正直廉潔的丈夫，然而總覺得在傍人眼前，在自己心裏，解譬不開。

瑛也知道母親不是要好看，講面子，乃是要將女兒安貼周全的送出去。要她小小的家庭裏，安適，舒服，應有盡有，這樣她心裏才覺得一塊石頭落了地。瑛嫁前的年月，才可以完完滿滿的結束了。

這種無微不至的慈愛，每一起，心裏便深刻的酸着，她對於病中的母親，只有百般的解說，勸慰，實際說，她小小的家庭裏已是應有盡有了，母親要給她的花插，她決定請母親留下。

在母親病榻前陪伴了兩個月終於因為母親不住的催促，說她新居一切待理。她才忍着心腸，匆匆的北上，別離的早晨，她含淚替母親梳頭，母親強笑道：「自昨夜起，我覺得好多了，你去儘管放心……」她從鏡中偷看母親痛苦的面容，知道這是假話，也只好低頭答應，眼淚却止不住滾了下來。臨了竟不能向母親拜別，只向父親說了一聲，回身便走，父親追出欄干外來，向樓下喚着：「到那邊就打電報……」她從車窗裏抬頭看見父親蒼老的臉上，充滿了憂愁，無主……

這些事，在她心裏，如同尖刀刻下的血痕，在火車上每一憶起，就使她嗚咽。她竟然後悔自己不該結婚，否則就可以長侍母親了，「嫁出去的女兒，潑出去的水！」不但她自己情牽兩地，她母親也不肯讓她多留滯了。

到北方後，數日極端的忙逼，把思親之念，剛剛淡了一些，這銀花插突地又把無數的苦愁勾起！她竟不知步履艱難的母親，何時把這花插，一一的脫卸了，又謹密的包好？又何時把她塞在箱底？她的心這時完全的碎了，慈愛過度的可憐的母親！

她哭了多時，勉強收淚的時節，屋裏已經黑得模糊了。她趕緊把亂紙揉起塞到箱裏去，把花插安上，拿着走下樓來，在樓梯邊正遇着，蘇媽。

蘇媽說：「桌子都擺好了，只是中間少個花盤子……」瑛一揚手，道：「這不是銀花插。你把我摘來的玫瑰插上，再配上綠葉就可以了。」蘇媽雙手接過，笑道：「這個真好，又好看，又合式，配上那銀卡片架子，和杯箸，就好像是全套似的。」

瑛自己忙去寫了卡片，安排坐位。○教授自然是首座，在自己的右邊，擺好了扶着椅背一看，玲瓏的滿貯着清水的玻璃杯，全付的銀盤盞，銀架上立着的紅色的卡片，配上桌子中間的銀花插裏紅花綠葉，光彩四射！客室裏爐火正旺，火光中的一切，竟有她擬想中的第一次宴會の意味！

心裏不住的喜悅起來，匆匆又上了樓，將臥室匆匆的收拾好，便忙着洗臉，剔甲，更

衣……

一件蓮灰色的長衣。剛從箱裏拿了出來，也忘了叫蘇媽熨一熨，上面略有些皺紋，時間太過，也只好將就的穿了！怪不得那些過來人說做了主婦，穿戴的就不能怎樣整齊講究了。未嫁以前的她，赴一個宴會，盥洗，更衣，是要耗去多少時候呵！

正想着，似乎窗外起來鏗鏘的琴聲，推窗一看，原來外面下着滴瀝秋雨，雨點打着鉛簷，奏出清新的音樂。「喜悅中的心情，竟有這最合詩意的誤解！」她微笑着，「楨和C教授已在歸途中罷？」她又不禁擔心了。

剛把淡淡的雙眉描好，院子裏已聽見人聲，心中一跳，連忙換了衣服，在鏡裏匆匆又照了一照，便走下樓去，楨和C教授拿着外衣和帽子站在客室中間，看見瑛下來。楨連忙的介紹。「這位是C教授——這是我的妻。」

C教授灰藍的眼珠裏，泛着慈祥和愛的光。頭頂微禿。極客氣的微偻着同她握手。她帶着C教授去放了衣帽，指示了洗手的地方，剛要轉身走入客室，一抬頭遇着了楨的

驚奇歡喜的眼光！這眼光竟是情人時代的表情，瑛忽然不好意思的低下頭去。楨握着她的雙手，附在她耳邊說：「愛，真難為你，我們剛進來的時候，我還以為是走錯了地方呢！這樣整齊，這樣美，——不但這屋裏的一切。你今晚也特別的美，淡淡的梳粧，把三日來的風霜都洗淨了！」

瑛笑了，掙脫了手，「還不換雙鞋子去呢，把地毯都弄髒了！」楨笑着自己上樓去

C 教授剛洗好了手出來，客人也陸續的來了，瑛忙着招呼介紹，大家團團的坐下。楨也下來了，瑛讓他招待客人，自己又走到廚房裏，催早些上席，C 教授今晚還要趕進城去。

席間 C 教授和她款款的談話，聲音極其低婉，吐屬也十分高雅，自然。瑛覺得她是一個極易款待的客人，并不須人特意去引逗他的談鋒。只他筷子拿得不牢，肴菜總夾不到嘴。瑛不敢多注意他，怕他不好意思，抬起頭來，眼光恰與長桌那端的楨相觸，楨往往給他以溫存的微笑。

大家談着各國的風俗，漸漸引到婦女問題，社會問題，都說得很歡暢，瑛這時倒默然了，她覺得有點倦，只靜靜的聽着。

C 教授似乎覺得她不說話，就問她許多零碎的事。她也使提起精神來，去年從楨的信裏，知道 C 教授喪偶，就不問他太太的事了。只問他有幾位兒女，現在都在那裏。

C 教授微微的笑說：「我麼？我沒有兒女——」

瑛忽然覺得不應如此發問，這馴善如羊的老者，太孤單可憐了！她連忙接過來說：「沒有兒女最好，兒女有時是個累贅！」

C 教授仍舊微笑着，眼睛却凝注着桌上的花朵，慢慢的說：「按理我們不應當說這話，但看我們的父母，並不以我們為累贅……」

瑛瞠然了，心裏一酸，再抬不起頭來。恰巧C教授滑掉了一隻筷子，她趁此連忙彎下腰去，用餐巾拭了眼角。拾起筷子來，還給C教授。從潤濕的眼裏望着桌子中間的銀花插，覺得一花一葉，都射出刺眼的寒光！

席散了，隨便坐在廳裏啜着咖啡。窗外雨仍不止。衛女士說太晚了，要先回去。李先生也起來要送她。好在路不遠，瑛借給她一雙套鞋，他們先走了。許家和華家都有車子在外面等着，坐一會子，也都站起告辭。N女士住的遠一點，C教授說他進城的汽車正好送她。

大家忙着穿衣戴帽。C教授站在屋角，柔聲的對她說，他如何的喜愛她的小巧精緻的家庭，如何的感謝她倉猝中爲他預備的宴會，如何的欣賞她爲他約定的陪客；最後說：「楨去年在國外寫博士論文的時候，真是廢寢忘食的苦幹。我當初勸他不要太着急，太勞瘁了，回頭趕出病來。他也不聽我的話。如今我知道了他急於回國的理由了，我一點不怪他！」說着他從眼角裏慈靄的笑着，瑛也含羞的笑了一笑。

開起堂門，新寒逼人。瑛抱着肩，站在楨的身後，和大家笑說再見。

車聲一一遠了，楨捻滅了廊上的電燈，攜着瑛的手走進客廳來。兩人並坐在爐前的軟椅上。楨端詳着瑛的臉：說：「你眼邊又起黑圈了，先上樓休息去，餘事交給我罷——告訴你，今天我心裏有說不出的感謝和得意……」

瑛站起來，笑說：「够了，我都知道了！」說着便翩然的走上樓去。

一面卸着妝，心中覺得微微的喜悅。第一次的宴會是成功的過去了！因着忙這宴會，倒在這最短的時間內，把各處都擺設整齊了。如今這一個小小的家庭裏，圍繞着他們盡是些軟美溫甜空氣……。

又猛然的想起她的母親來了。七天以前，她自己還在那闐然深沉的樓屋裏，日光隱去，白燕在籠裏也縮頸不鳴，父親總是長吁短嘆着。婢僕都帶着愁容。母親灰白着臉頰臥在小床上，每一轉側，都引起夢中劇烈的呻吟……

她哭了。她痛心的恨自己！在那種淒涼孤單環境裏，自己是決不能離開，不應離開的。而竟然接受了母親的催促，竟然利用了母親偉大的，體卹憐愛的心，而飛向她夫婿這邊來！母親犧牲了兒女在身旁的慰安和舒適，不顧了自己時刻要扶掖的病體。甚至掙扎着起來，偷偷的在女兒箱底放下了那銀花插，來完成這第一次的宴會！

她抽噎的止不住了，頹然的跪到床邊去。她感謝，她懺悔，她祈禱上天，使母親所犧牲，所賜與她的甜美和柔的空氣，能從禱告的馨香，波紋般的蕩漾着，傳回到母親那邊去！

聽見槓上樓的足音了，她連忙站起來，拭了眼淚，「槓是個最溫存最同情的夫婿，被他發覺了，徒然破壞他一天的歡喜與和平……」

槓進來了，笑問「怎麼還不睡？」近前來細看她的臉，驚的攪着她道；「你怎麼了？又有什麼感觸？」

瑛伏在他的肩膀上，低低的說：「沒有什麼，我——我今天太快樂了！」

## 冬兒姑娘

「是阿，謝謝您，我喜，您也喜，大家同喜！太太，你比在北海養病，我陪着您的時候，氣色好多了，臉上也顯着豐滿！日子過的多麼快，一轉眼又是一年了。提起我們的冬兒，可是有了主兒了，我們的姑爺，在清墨園當茶役，這年下就要娶。姑爺歲數也不大，家家也沒有什麼人。可是您說的「大喜，」我也不爲自己享福，看着她有了歸宿，心裏就塌實了，也不枉我吃了十五年的苦。」

「說起來真像故事上的話，您知道那年某偉人出殯，……那是那一年？……我們冬兒她爸爸，在海淞大街上看熱鬧，這麼一會兒的工夫就丟了，那天我們兩個人，是拌過嘴，我還當是他賭氣進城去了呢，也沒找他。過了一天，兩天，三天，還不來，我才慌了，滿處詢問，滿處價打聽，也沒個影兒，也求過神，問過卜，後來一個算命的，算出說他是往西南方去了，有個女人絆住他，也許過了年會回來的。我稍微放點心，我想，他又不是小孩子，又是本地人，那能說丟就丟了呢，沒想到……如今已是十五年了！」

「那時候我們的冬兒才四歲。她是「立冬」那天生的，我們就這麼一個孩子。她爸爸本來在家公館當差，什麼雜事都能做，糊個棚呀幹點什麼的，也都有碗飯吃。自從差使一沒有了

我們就沒有法兒了。我們十九年的夫妻，沒紅過臉，到了那時實在窮了，才有時急得彼此抱怨幾句，誰知道這就把他逼走了呢？

「我抱着冬兒哭了三整夜，我哥哥就來了，說：『你跟我回去，我養活着你。』太太，您知道，我哥哥家那些個孩子，再加上我，還帶着冬兒，我嫂子嘴裏不說，心裏還能喜歡麼？我說：『不用了，說不定你妹夫他什麼時候也許就回來，冬兒也不小了，我自己想法子看。』我把他回走了。以後您猜怎麼着？您知道圓明園裏那些大柱子，台階兒的大漢白玉，那時都有米舖裏雇人來把他砸碎了，糝在米裏，好添分量，多賣錢。我那時就天天坐在那邊荒野地裏砸石頭。一邊砸着石頭，一邊就流眼淚，冬天的風一吹。眼淚都凍在臉上了，回家去，冬兒自己爬在炕上玩，有時從炕上掉了下來，就躺在地下哭。看見我，她哭，我也哭，我那時那一天不是眼淚拌着飯吃！

「去年北海不是在『霜降』那天的雪麼？我們冬兒給我送棉襖來了，太太您記得？傻大黑粗的，眼是有一點往上吊着？這孩子可是利害，從小就是大男孩似的，一直到大也沒改，四五歲的時候，就滿街上和人家拌嘴、打架、吃虧、惱了就打人，罵人，一街上的孩子都怕她！可是有一樣，雖然蠻，她還講理。還有一樣，也還孝順，我說什麼，她聽什麼，我呢，只有她一個，也輕易不說她。

「她常說：『媽，我爸爸撇下咱們娘兒倆走了，你還想他呢！你就靠着我得了，我賣鷄子

，賣柿子，賣蘿蔔，養活着你，咱們娘兒倆守着，不比有他的時候還強麼？你一天裏臉眼抹淚的，當的了麼呀？」真的，她從八九歲就會賣鷄子，上清河販鷄子去，來回十七八里地，挑着小挑子，跑的比大人還快，她不打價，說多少錢就多少錢，人和她打價，她挑起挑兒來就走，頭也不回。可是價錢也公道，海淀這街上，誰不是買她的，還有一樣，買了別人的，她就不依，就罵。

「那一年她有十二三歲，有一次土匪被襲擊逃下來了，他們就駐在海淀一帶。這些匪人可窮着呢，一個個要飯的觀的，襪子鞋誰都不全，得着人家兒就拍門進去，翻箱倒櫃的，還管是住着就不走了。海淀這一帶，點錢的都跑了，大姑娘小媳婦兒的，也都走空了。我是又窮又老，也就沒走，我哥哥說：「冬兒倒是往城裏躲躲罷。」您猜她說什麼？她說：「大舅舅你別怕，我媽不走，我也不走，他們吃不了我，我還要吃他們呢！」可不是她還吃上他們麼？她跟他們後頭走隊的那些，跟他們混得熟極了，她那一天不吃着他們那大籠屉裏蒸的大窩饅頭？

「有一次也闖下禍，——那年她是十六歲了，——有幾個鄉人從西直門往西苑拉草料，她叫人把草料卸在我們後院裏，她答應晚上請人家喝酒。我是一點也不知道，她在那天下午就躲開了。晚上那幾個人來了，我那裏接頭！知道冬兒溜了，他們恨極了，他們這些人在海淀街上找了她三天。後來虧得他們沒找着才算沒有事。

「冬兒是躲到她姨兒，我妹妹家去了，我妹妹的家住在西城，有個菜園子。也有幾口豬，還開個小雜貨舖，那次冬兒回來了，我就說：「姑娘，你歲數也不小了，整天價和他們搗亂，不但我擔驚受怕，別人看着也不像回事，你說是不是！你倒是先住在你姨兒家去，給她幫幫忙，學點粗活，日後自然都有用處。……」她倒是不刁難，笑嘻嘻的就走了。

「後來，我妹妹來，說：冬兒倒是真能幹，真有力氣，澆菜，喂豬，天天一清早上西直門取貨，回來還來得及做飯。做事是又快又好，就是有一樣，脾氣太大？稍微的說她一句，她就要回家。」真的，她在她姨兒家住不上半年，就回來過好幾次，每次都是我勸着她走的。不過她不在家，我也有想她的時候，那一回我們後院種的幾棵老玉米，剛熟，就讓人拔去了，我也沒追究。冬兒回來知道了，就不答應說：「我不在家，你們就欺負我媽了！誰拔了我的老玉米，快出來認了沒事，不然，誰吃了誰嘴上長疔！」她坐在門檻上直直罵了一下午末後有個街坊老太太出來笑着認了，說：「姑娘別罵了，是我拔的，也是鬧着玩。」這時冬兒倒也笑了，說，「您吃了就告訴我媽一聲，還能不讓您吃麼？明人不做暗事，您這樣叫我們小孩子瞧着也不好！」一邊說着，這才站起來，又往她姨兒家裏跑。

「我妹妹沒有兒女。我妹夫就會耍錢，不做事。冬兒到他們家，也學會了打牌，白天做活，晚上就打牌，也有一兩塊錢的輸贏。她打牌是許贏不許輸，輸，就罵，可是他打的還好，輸的時候少，不然，我的這點兒親戚，都讓她給罵斷了！」

「在我妹妹家兩年，我就把她叫回來了，那就是去年。我跟您到北海去，叫她回來看家。我不在家，她也不做活，整天裏自己做了飯吃了，就把門鎖上，出去打牌。我聽見了，心裏就不痛快，您從北海一回來，我就趕緊回家去，說了她幾次，勾起胃口疼來，就躺下了，我妹妹來了，給我請了個瞧香的，來看了一次，她說是因為我那年爲冬兒她爸爸許的願，沒有還，神仙就罰我病了，冬兒在靠邊聽着，一聲兒也沒言語。誰知道她後腳就跟了香頭，去把人家裏神仙牌位一頓都碰了，一邊還罵着說：「還什麼願！我爸爸回來了麼？就還願？我碰了他的牌位，他敢罰我病了，我才服，」大家死勸着，她才一邊罵着，走了回來，我妹妹和我知道了，又氣，又害怕，又不敢去見香頭，誰知後來我倒也好了，她也沒有什麼。真是，「神鬼怕惡人」……。」

「我哥哥來了，說：「冬兒年紀也不小了，趕緊給她找個婆家罷。」惡事傳千里，「她的利害名兒太出遠了，將來沒人敢要！」其實我也早留心了，不過是高不成低不就的。有個公婆婆的我又不敢答應，將來總是麻煩，人家那能像我似的，什麼都讓着她？那一次有人給提過親，家裏也沒有大人，孩子也好，就是時辰不對，說是犯尅。那天我合婚去了，她也知道，我去了回來，她正坐在家裏等我，看見我就問：「合了沒有？」我說：「合了，什麼都好，就是那頭命硬，說是尅丈母娘。」她就說：「那可不能做！」一邊說着又拿起錢來，出去打牌去了。我又氣，又心疼。這會兒的姑娘都臉大，說話沒羞沒臊的！」

「這次總算停當了，我也是一塊石頭落了地！」

「謝謝您。您又給這許多錢，其先替冬兒謝謝您！等辦過事，我再帶他們來磕頭。……您自己也快好好的保養着，剛好別太勞動了，重複了可不是玩的！我走了，您再見。」

### 煩悶

幾聲晨興的鐘，把他從疲乏的濃睡中喚醒。他還在神志朦朧的時候，已似乎深深的覺得抑鬱煩燥。推開枕頭，枕着左臂，閉目思索了一會，又似乎沒有什麼事情，可以使他不痛快。這時廊外同學來往的腳步聲，已經繁雜了，他只得無聊地披衣起來；一邊理着桌上散亂的書，一邊呆呆地想着。

盥漱剛完，餐鈴響了，他偏不吃飯去；夾着書，走到課室，站在爐邊。從窗戶裏看同學們紛紛的向着餐室裏走，他的問題又起了：「到底是吃飯爲活着，還是活着爲吃飯！一生的大事，就是吃飯呢？假如人可以不吃飯，豈不可以少生許多的是非，少犯許多的過失麼？但是……」他的思想引到無盡處，不禁拿起鉛筆來，在本子上畫來畫去的出神。

不知站了多少時候，忽地覺得有人推門進來。回頭看時，正是同班友可濟和西真，也一塊兒夾着書來了，看見他都問：「你怎麼不吃飯去？」他微笑着搖一搖頭，他們見他這般光景，也就不說什麼；在爐旁站了一會，便去坐下，談論別的事來。

要在別日也許他也和他們一塊兒說去，今天他只不言語，從背後呆呆的看他們。他想：「西真這孩子很聰明，只是總不肯用一用思想——其實用思想又有什麼用處，只多些煩惱，不如渾化些好。」又想：「可濟昨天對我批評了半天西真，說他不體面人，要一輩子不理他。今天又和他好起來，也許有什麼求他的事，也未可知。總之人生只謀的是自己的利益，朋友的愛和仇，也只是以此為轉移，——世間沒有真正的事非，人類沒有確定的心性。」又想：「可濟的哥哥前幾天寫信來叫我做些稿子，還沒有工夫覆他，他哥哥……」這時同學愈來愈多，他的思潮被打斷，便拿起書來，自去坐下。

他很喜歡哲學，但今日却無心聽講，只望着窗外的枯枝殘雪。偶然聽得一兩句，「唯物派說心即是物——世界上的一切現象，只是無目的底力與物的相遇，」這似乎和他這些日子所認可的相同，便收回心來，抬頭看着壁上的花紋，一面聽着，一會兒教授講完了，便徵求學生的意見和問題，他只默然無語。他想：「哲學問題沒有人能以完全解答，問了又有什麼結果；只空耗些光陰，」

一點鐘匆匆過去了，他無精打彩的隨着衆人出來。

回到屋裏，放下書，走了幾轉，便坐下；無聊的拿出紙筆，要寫信給他姊姊。這是他煩悶時的習慣，不是沉思，就是亂寫。

「親愛的姊姊：

煩 悶

我今天又起了煩悶了，你知道這裡的天氣麼，陰冷，黯淡，更將我的心情，冷淡入無何有之鄉了。

你莫又要笑我，我的思潮是起落無恆。和我交淺的人，總覺得我是活潑的，有說有笑的，我也自覺我是動的，不是靜的，然而我喜玄想，想到上天入地。更不時的起煩悶，不但在寂寞時，在熱鬧場中也是如此。姊姊呵！這是爲什麼呢，是遺傳麼？有我的時候，勇敢的父親，正在烈風大雪的海上，高唱那「狂流」之歌，在風塵奔波之下，和命運爭扎年輕的母親，因此長日憂慮。也許爲着這影響，那憂鬱的芽兒，便深深的種在我最初的心情裏了。爲環境麼？有生以來，十二年荒涼落漠的海隅生活，看着渺茫無際的海天，聽着清晨深夜的喇叭，這時正是湯琵琶所說的：「兒無所悲也，心自淒動耳」的景象。像我們那時的——現在也是如此——年紀和家庭，那能起什麼身世之感？然而幼稚的心，那經得幾番淒動，久而久之，便做成習慣了。

可恨那海隅生活，使我獨學無友，只得和書籍親近。更可恨我們那個先生，只教授我些文學作品，偏偏我又極好他。終日裏對着百問不答神秘的「自然」，替古人感懷憂世。再後雖然離開了環境的驅使，然而已經是先人爲主，難以救藥了。

我又過了八年城市的學校生活，這生活也有五六年之久，使我快樂迷眩，但漸漸的又退回來了。我的同學雖然很多，却沒有一個可與談話的朋友。他們雖然不和我太親密却也不斥我

爲怪誕，因爲我同他們只說的是口裏的話，不說心裏的話。我的朋友尚範圍，現在不只在校內了。我在海隅的時候，只知道的是書上的人物，現在我已經知道些人物上的人物，姊姊呵！罪過的很！我對於這些人物，由欽羨而模仿，由模仿而疑懼，由疑懼而輕藐。總而言之，我一步一步的走近社會，同時使我一天一天的見解更深！

不往下再說了，自此而止罷。姊姊呵！前途怎樣辦呢？努力麼？努力就是主要真性的別名，結果我和他們一樣，不努力麼？何處是我的歸宿？隨波逐流，聽其自然，到那里是那里，我又不甘這樣飄泊！

因此我常常煩悶憂鬱，我似乎已經窺探了社會之途。我煩悶的原因，還不止此，往往無端着惱。連我自己也奇怪，只得歸原於遺傳和環境，但無論是遺傳，是環境；已的確做成了我這麼一個深憂沉思的人。

姊姊，我做岸的性情，至終不能磨滅呵！我能咬着牙安慰人，却不能受人的安慰。人說我具有冷的理性，我也自承認是冷的理性。這時誰是我的安慰，誰配安慰我呢？姊姊呵！我的眼淚，不能在你面前掩蓋，我的歎息，不能在你耳中隱瞞。親愛的姊姊：「善美的安琪兒」——你真不愧你的朋友和同學們贈你的這個徽號——只有你能安慰我，也只有我配受你的安慰。你雖然不能壅塞我的眼淚的泉源，你却能遏止這泉流的奔湧。姊姊呵！你雖不和我是一樣的遺傳，却和我是一樣的環境，怎麼你就那樣的溫柔，勇決，聰明，喜樂呢？——雖

人家也說你冷靜，但相形之下，和我已相差天地了！我思想的歷史中的變遷和傾向，至少要有你十分之九的導力。我已經覺得是極力的模仿你，但一離開你，我又失了自覺，就如今年夏天，我心靈中覺得時時有喜樂，假期一過，却又走失了，姊姊，善美的姊姊！飄流在覺悟海中——或是墮落海中，也未可知——的弟弟，急待你的援手呵！

年假近了，切望你回來，雖然筆談比面談有時反真切，反澈底，然而冬夜圍爐，也是人生較快樂的事，不過却難為你走風雪的長途。小弟弟也盼望你回來，上禮拜我回家去的時候，他還囑咐我——他決不能像你，也似乎不很像你，他是更活潑爽暢的孩子，我有時想，他還小呢，十歲的年紀，自然是天真爛漫的。但無論如何，決不至於像我。上帝祝福他！只叫他永遠像你，就是我的禱祝了。

姊姊！風愈緊了，雪花也飄來了。我隨手拿起筆來，竟寫了六張信紙，無端又耗費了你五分鐘看信的工夫，請你饒恕我。親愛的姊姊，再見罷！

你憂悶的弟弟。」

匆匆的寫完了，便從頭看了一遍，慢慢的疊起來。自己挪到爐旁坐着，深思了一會，又回來，重新在信後註了幾句：

「姊姊！你看了信，千萬不必過分的爲我難過。我的思潮起落太無恆，也許天明就行所無事了。我不願意以無端的事，不快了我，又不快了你。」

註完便封了口，放在桌上。其實這信，他姊姊未必能夠看見；他煩悶時就寫信，寫完。

自己看幾遍，臨到付郵的時候，說不定一剎那頃，他腦子裏轉一個彎兒，便燒了撕了。他不願意人受他思想的影響，更不願意示弱，使人知道他是這樣的受環境的驅使，橫豎寫了，他精神上的痛苦，已經發洩，不寄也沒有什麼，只是空耗了無數的光陰和紙筆。

這時場院裏同學歡笑奔走的聲音，又散滿了，已經到了上午的時候。他覺得餓了，便出來自己先走至餐室裏。一會兒同學們也來了，一個個凍紅着臉，搓着手，聚在爐邊談話，可濟回頭看見他，便問：「這兩點鐘沒課，你做什麼來着？」他說：「沒做什麼，只寫了幾封信。」可濟說：「正是呢，我哥哥等着你的回信，千萬別忘了。」他點一點頭。

飯後走了出來，大地上已經白茫茫的了，空中的雪片，兀自飄舞。正走着，西真從後面趕上說：「今天下午四點的茶話會，你千萬要到。」他便站住了說：「我正要告訴你呢，今天是禮拜六，昨天我弟弟就寫信叫我早些回去，大概是自點事。今天就請你替我主席罷，我已經告了假了。」西真道：「你又來，那能有這樣湊巧的事，你若不去，他們又該說你了：辦事自然是難的，但你這人也未免太……」他沉下臉來說：「太什麼？」西真咽住了笑道：「沒有什麼，不過我勸你總是到了好。」他低下頭走着，半天不言語，一會兒便冷笑道：「我也看破了，每人都要弄聰明，我何苦白操這一番心？做來做去，總是這麼一回事。什麼公益？什麼服務？我勸大家都不必做這夢了。撒手一去，倒可以釋放無數勞苦的衆生。其實我也不用說別人，我深深的自己承認，我便是罪惡的魁首，魔鬼的頭兒。」西真聽了，也不說

什麼。這時已經走到他屋門口，他又說：「其實——我倒不是爲這個，我今天真有點事，請你千萬代勞；全權交給你，不必再徵求我的意見。」西真遲疑——會說：「也好。」他便點一點頭進去了。

到了屋裏，百無聊賴，從凍結的玻璃窗裏，往外看着模糊的雪景，漸漸的困倦上來；和衣倒下，用手絹蓋上臉，彷彿入夢。

不一會兒又醒，倒在牀上呆想，心中更加煩燥，便起來想回家去，忽然憶起可輝的信未覆，不如寫了再走，拿起筆來就寫，

可輝兄

前幾天從令弟處轉到你的信，你的詩月夜的也拜讀了，很好。我也是極喜歡月夜的，我經歷過的海上和山中的月夜，那美景恐怕你還沒有遇見過。但我總覺得月夜不如星夜；月夜的感覺散漫，不如星夜那般深沉。燦爛的繁星，襯着深藍的夜色，那幽深靜遠的太空，真使人徵歎，使人深思，使人神遊物外呵！我有時對着無星的月夜，恨不得將心靈的利斧，敲碎月明，幻作萬千星辰，叫他和着風中的密葉繁枝，頌讚道「自然」的神秘。你也曾有這種的幻想麼？

論到文學創作問題，天才以外的人，自然總不如天才的創作那般容易——這容易不是多少的問題——因爲見得到是一件事，寫得出又是一件事，天才的觀察。也許和別人一般，只

是他能描寫得非常的自然，非常的深刻，便顯得高人一着。不過將創作文學的責任，交付天才，也有一件危險。他們的秉賦不同，感覺從他的腦中慘過的時候，往往帶着極濃厚的特具的色采；樂便到極處，悲也悲到極處，愈寫得動人，愈引導閱者趨向他偏窄的思路上去，他所描寫的對象，就未免糊糊顛倒了。至此牽連到文學材料問題，我又起怪想了，宇宙中一切的事物，在在都是可描寫的：無論在山村，在都市只要有一秒鐘寂靜的工夫，坐下想一想，站住看一看，我們的四圍，就充滿了結構非常精密的文學材料，又何用四處尋求呢！我主張與其由一兩個人——無論是否天才——來描寫，不如由大家同來實地觀察，各人得着自己的需要。一兩個人的感覺和文字，怎能寫盡這些神秘，沒的玷辱隱沒了這無限的「自然！」

文壇上真寂寞啊！我不信拿這些現時的文學界中的人格，就足以支撐我們現代的文學界，然而他們的確已這樣的支撐了，真是——我也知止了，懺悔了。然而古往今來，事實也都是如此，古文學家或者還不如今，不過我們看不見，便只有盲從讚歎。何必多說？世界上的一切事情，真假和虛實。古人遺留今人，今人又獻給後人，歷史中也盡是一脈相延的傳留的文字。

說到這里，我又想起你說我的話，你說我只能影響別人，却不能受人的影響，你太把我看重了，我那里；影響人的力量？至於我受人的影響，是的確不少——你不理會就是了。你又勸我不要太往悲觀裏思想，我看這個不成問題，我近來的思想，幾乎瞬息萬變。告訴你一個

笑話，我現在完全贊同唯物派的學說。幾乎將從前的主張推翻了。不過我至終不承認我昨天的主張，以至今日，明日的，也是如此。我年紀太輕閱歷太淺，讀的書也太少。人生觀沒有確定；偶然有些偏於憂鬱的言談和文字，也不過是受一時心境的影響和事實的感觸，不至於長久如此的，而且如不從文字方面觀察，我就不是悲觀的我。因此我從來不以思想的變遷爲意，任這過渡時代的思潮，自由奔放，無論是深悲是極樂，我都聽其自然，時代過了，人生觀確定了，自然有個結果。請你放心罷，我是不須人的慰安的，謝謝你。

「作稿問題，我真太羞赧了，我不願意再提——附上一篇，是剛才亂寫的，不過請你看一看！這便是末一次。因爲我愈輕看人，愈拿着描寫「自然」不當做神聖的事；結果是我自己墮落，「自然」自棄。我不想再做了，不如聽「自然」自己明明白白地呈露在每個漁夫農婦的心中，覆蓋了無識的靈魂，舒展了無盡無邊的美。

到此還有什麼可說的呢？——你所愛的孩子，我的小小弟弟，活潑勝常，可以告慰。

雪中的天色。已經昏暗了，我要回家去，歸途中迎面的朔風，也許和你樓旁的河水相應答。何不將心靈交託給這無界限的天籟，來替我們對語？

匆匆的寫完，和那篇稿子一塊兒封了起來。又從桌上拿起給姊姊的信來，一同放在袋裏。檢出幾本書，穿上外衣，戴上帽子。匆匆的又走出來，一眼望見西真和幾個同學，都站在「應接室」的門口目送着他。

街上只有朔風吹着雪片，和那車輪壓着雪，軋軋的細響。路燈已經明了，一排兒繁星般平列着；燈下却沒有多少行人，只聽得歸巢的寒鴉，一聲聲的叫噪。他坐在車上想：「當未有生物的時候，大地上也下雪麼？倘若有雪，那纔是潔白無際、未經踐踏、任他結冰化水，都是不染微瑕的。」又想：「只有『家』是人生的安慰，人生的快樂麼？可憐呵！雪冷風寒，人人都奔走向自己暫時的歸宿。那些無家的人又將如何？——永久的家又在那裏？」他愈想愈遠，竟然忘卻寒風吹面。忽然車停了，他知道已經到家了。

走進門去，穿過甬路，看見餐室裏只有微微的光；心想父親或者不在家。他先走上樓去，捻亮了電燈，放下書，脫了外衣，又走下來。

輕輕的推開門，屋裏很黑暗，卻有煖香撲面。母親坐在溫榻上，對着爐火，正想什麼呢。弟弟頭枕在母親的膝上，腳兒放在一邊，已經睡着了。跳盪的火光，映着弟弟雪白的臉兒，和母親扶在他頭上的手，都幻作微紅的顏色。

這屋裏一切都籠蓋在寂靜裏，鐘擺和木炭爆發的聲音，也可以清清楚楚的聽見。光影以外，看不分明；光影以內，只有母親的溫柔的愛，和孩子天真極樂的睡眠。

他站住了，凝望着，「人生只要他一輩子是如此！」這時他一天的愁煩，都驅出心頭，卻湧作愛感之淚，聚在眼底。

母親已經看見他了；他只得走近來，俯在弟弟的身旁。母親說：「你回來了，冷不冷？

「他搖一搖頭，母親又說『你姊姊來了一封信，他說……』」他拾起頭來問道：「她說什麼？」母親看着他的臉，問道：「你怎麼了？」他低下頭說：「沒有什麼——這時他的眼淚，已經滴在弟弟的臉上了。」

## 通 訊 七

親愛的小朋友：

八月十七日下午，約克遜號郵船無數的窗眼裏，飛出五色飄揚的紙帶，遠遠的拋到岸上，任憑送別的人牽住的時候，我的心是如何的飛揚而悽惻！

癡絕的無數的送別者，在最遠的江岸，僅僅牽着這終於斷絕的紙條兒，放這龐然大物，載着最重的離愁，飄然西去！

船上生活，是如何的清新而活潑，除了三餐外，只是隨意遊戲散步，海上的頭三日，我竟完全回到小孩子的境地中去了。套圈子，拋沙袋，樂此不疲，過後又絕然不玩了。後來自己回想很奇怪，無他，海喚起了我童年的回憶，海波聲中，童心和遊伴都跳躍到我腦中來，我十分的恨這次舟中沒有幾個小孩子，使我童心來復的三天中，有無猜暢好的遊戲！

我自少住在海濱，却沒有看見過海中如鏡，這次出了吳淞口，一天的航程一望無際盡是鱗片的微波，涼風習習，舟如在冰上行。到過了高麗界，海水竟似湖光，藍極綠極，凝成一

片，斜陽的金光，長蛇般自天邊直接到欄旁人立處，上自穹蒼，下至船前的水，自淺紅至於深翠，幻成幾十色，一層層，一片片的漾了開來，小朋友恨我不能畫，文字竟是世界最無用的東西，寫不出這空靈的妙景！

八月十八夜，正是雙星渡河之夕，晚餐後獨倚欄旁，涼風吹衣，銀河一片星光，照到深黑的海上，遠遠聽得樓欄下人聲笑語，忽然感到家鄉漸遠，繁星閃爍着，海波吟嘯着，凝立悄然，只有惆悵。

十九日黃昏，已近神戶，兩岸青山，不時的有漁舟往來。日本的小山多半是圓扁的，大家說笑：便道是「饅頭山」。這饅頭山沿途點綴，直到夜裏，遠望燈光燦然，已抵神戶，船徐徐停住，便有許多人上岸去。我因太晚，只自己又到最高層上，初次看見這般璀璨的世界，天上微月的光，和星光，岸上的燈光，無聲相映，不時的還有一串光明從山上橫飛過，想是火車周行。……舟中寂然，今夜沒有海潮音，靜極心緒忽起：「倘若此時母親也在這裏……」我極清晰的憶起北京來。小朋友，恕我，不能往下再寫了。

## 通訊八

朝陽下轉過一碧無際的草坡，穿過深林，已覺得湖上風來，湖波上是昨夜欲睡如醉的樣子。——悄然的坐在湖岸上，伸開紙，拿起筆，抬起頭來，四圍紅葉中，四面水聲裏，我

要開始寫信給我久遠的小朋友。小朋友猜我的心情是怎樣的呢？

水面閃爍着點點的銀光，對岸意大利花園裏亭亭層列的松樹，都證明我已在萬里外。小朋友，到此已逾一月了，便是在日本也未嘗寄過一字，說是對不起呢，我又不願！

我平時寫作，喜在人靜的時候，船上却處處是公共的地方，艙面欄邊，人人可以來到。海景極好，心胸却難得清平，我只能晨間絕早，船面無人時，隨意寫幾個字，堆積至今，總不能整理，也不願草草整理，便遲延到了今日。我是尊重小朋友的，想小朋友也能尊重原諒我！

許多話不知從那裏說起，而一聲聲打擊湖岸的微波，一層層的沒上雜立的湖石，直到我蔽膝的甃邊來似乎要求我將她介紹給我的小朋友。小朋友，我真不知如何的形容介紹她！她現在橫在我的眼前。湖上的月明和落日，湖上的濃陰和微雨，我都見過了，真是儀態萬千。小朋友，我的親愛的人都不在這裏，便只有她。海的女兒，能慰安我了。Lake Waihan 諧音會意，我便喚她做「慰冰」。「每日黃昏的遊泛，舟輕如羽，水柔如不勝藥。岸上四圍的樹葉，綠的，紅的，黃的，白的，一叢一叢的倒影到水中來，覆蓋了半湖秋水。夕陽下極其艷冶，極其柔媚。將落的金光，到了樹梢，散在湖面，我在湖上光霧中，低低的囑咐他。帶我的愛和慰安，一夜和他到遠東去。

小朋友！海上半月，湖上也過半月了，若問我愛那一個更甚，這却難說。——海好像我

的母親，湖是我的朋友。我和海親近在童年，和湖親近是現在。海是深闊無際，不着一字，她的愛是神祕而偉大的，我對她的愛是歸心低首的。湖是紅葉綠枝，有許多襯托，她的愛是溫和嫵媚的，我對她的愛是清淡相照的。這也許太抽象，然而我沒有別的話來形容了！

小朋友，兩月之別，你們自己寫了多少，母親懷中的樂趣，可以說來讓我聽聽麼？——這便算是沿途書信的小序，此後仍將那寫好的信，按序寄上，日月和地方，都因其舊。「弱游」的我，如何自太平洋東岸的上海繞到大西洋東岸的波司頓來，這些信中說得很清楚，請在那裏看罷！

不知這幾百個字，何時方達到你們那裏，世界真是太大了！

## 通訊九

這是我姊姊由病院寄給父親的一封信，描寫她病中的生活和感想，真是比日記還詳。我想她病了，一定不能常寫信給兒童世界的小讀者。也一定有許多的小讀者，希望得着她的消息。所以我請求父親，將她這封信發表。父親允許了。我就略加聲明當作小引。想姊姊不至責我多事？

親愛的父親：

我不願告訴我的恩慈的父親，我現在是在病院裏；然而尤不願有我的任何一件事，隱瞞

着不叫父親知道！橫豎信到日，我一定已經全愈，病中的經過，正不妨作記事者。

自然又是舊病了，這病是從母親來的。我病中沒有分毫不適，我只感謝上蒼，使母親和我的體質上，有這樣不模糊的連結。血亦是我們的心，是我們的愛，我愛母親，也並愛了我的病！

前雨天的夜裏——病院中沒有日月，我也想不起來——S女士請我去晚餐。在她小小的書室裏，滅了燈，燃着閃閃的燭，對着熊熊的壁爐的柴火，談着東方人的故事。——一回頭我看見一輪淡黃的月，從窗外正照着我們；上下兩片輕縹似的白雲，將他托住。S女士也回顧驚喜讚嘆，匆匆的飲了咖啡，披上外衣，一同走了出去。——原來不僅月光如水，星光也爛然滿天！

她指點給我看：那邊是織女，那個是牽牛，還有仙女星，獵戶星，孿生的兄弟星，智慧星，末後她悄然的微笑說：「這些星星方位和名字，我一一牢牢記住。到我衰老不能行走的時候，我臥在床上，看着疏星從我窗外度過，那時便也和同老友相見一般的喜悅。」她說着起了微喟，月光照着她飄揚的銀白的髮，我已經微微的起了感觸：如何的淒清，又帶着詩意的句子呵！

我問她如何會認得這些星辰的名字，她說是因為她的弟弟是航海家的緣故，這時父親已橫上我的心頭了！

記得去年的一個冬夜，我同母親夜坐，父親回來的很晚。我迎着走進中門，朔風中父親帶我立在院裏，也指點給我看：這邊是天狗，那邊是北斗，那邊是箕星。那時我覺得父親的智慧是無限的，知道天空縹緲之中，一切微妙的事，——又是一年了！

月光中，女士送我回去，上下的曲徑上，緩緩的走着，我心中悄然不怡——半夜便病了。早晨還起來，早餐後又臥下。午後還上了一課，課後走了出來，天氣好似早春，感冰湖波光蕩漾，我慢慢的走到湖旁，臨流坐下，覺得弱又無聊；晚霞和湖波的細響，勉強振起我的精神來，黃昏時才回去。夜裏九時，她們發覺了，立時送我入了病院。

醫院是在小山上學校的範圍之中，夜中到來看不真切。醫生和看護婦在燈光下注視着我的微微一笑容，使我感到一種無名的感覺。——一夜很好，安睡到了天曉。

早晨絕早，看護婦抱着一大束黃色雛菊，是閉壁樓同學送來的，我忽然下淚憶起在國內病時床前的花了，——這是第一次。

這一天中睡的時候最多；但是花和信，不斷的來，不多時便屋裏滿了清香，玫瑰也有，菊花也有，還有許多不知名的，每封信都很有趣味，但信末的名字我多半不認識，因為同學多了，只認得面龐，名字實在難記！

我情願在這裏病，飲食很精良，調理的又細心，我一切不必自己勞神，連頭都是人家替我梳的。我的床一日推移幾次，早晨便堆近窗前。外望看見禮拜堂紅色的屋頂和塔尖，看見

圖書館，更隱隱的看見了慰冰湖對岸秋葉落盡，樓臺也露了出來。近窗有一株很高的樹，不知道是什麼名字。昨日早上，我看見一隻紅頭花翎的啄木鳥，在枝上站着，好一會才飛走。又看見一頭很小的松鼠，在上面往來跳躍。

從看護婦遞給我的信中，知道許多師長同學來看我，都被醫生拒絕了，我自此便閉居在這小樓裏，——這屋裏清雅絕塵，有加無已的花，把我圍將起來，我神志很清明，却又混沌，一切感想都不起，只停在「臣門如市，臣心如水」的狀態之中。

何從說起呢？，不時聽得電話的鈴聲響：

「……醫院……她麼？……很重要……不許接見……眠食很好，最要的是靜養，……書等明天送來罷，……花和短信是可以的……」

差不多都是一樣的話，我倚枕模糊可以聽見。猛憶起今夏病的時候，電話也一樣的響，冰仲弟說：

「姊姊麼——好多了，謝謝！」

覺得我真是多事，到處叫人家替我忙碌——這一天自半醒半睡中度過。

第二天頭一句問看護婦的話，便是「今天許我寫字麼？」她笑說：「可以的，但不要寫的太長，」我喜出望外，第一封便寫給家裏，報告我平安，不是我想隱瞞，因不知從那裏說起。第二封便給了閉壁樓九十六個「西方之人兮」的女孩子，我說：

「感謝你們的信和花帶來的愛！——我臥在床上，用悠暇的目光，遠遠看着湖水，看着天空，偶然也看見草地上，圖書館，禮堂門口進出的你們。我如何的幸福呢？沒有那幾十頁的詩，當功課的讀，沒有晨與鐘，促我起來。我閒閒的背着詩句，看日影漸淡，夜中星辰當着我的窗戶；如不是因為想你們，我真不想回去了！」

信和花仍是不斷的來，黃昏時看護婦進來，四顧室中，她笑着說：「這屋裏成了花窖了。」我喜悅的也報以一笑。

我素來是不大喜歡菊花的香氣的，竟不知她和着玫瑰花香拂到我的臉上時，會這樣的甜美而濃烈！——這時趁了我的心願了！日長晝永，萬籟無聲，一室之內，惟有花與我。在天然的禁令之中，杜門謝客，過我的清閒迴憶的光陰。

把往事一一提起，無一不使我生美滿的微笑。我感謝上蒼；過去的二十年中，使我一無遺憾，只有這次的別離，憶起有些兒驚心！

B 夫人早晨從波士頓趕來，只有她闌入這清嚴的禁地裏，醫生只許她說，不許我說。她雙眼含淚，蒼白無主的面頰對着我，說：「本想我們有一個最快樂的感恩節……然而不要緊的等你好了，我們另有一個……」

我握着她的手，沉靜的不說一句話，等她放好了花，頻頻回顧的出去之後，望着那「母親」的後影，我潸然淚下——這是第二次。

夜中絕好，是最難忘之一夜。在衆香國中，花氣氤氳。我請看護婦將兩盞明燈都開了，燈光下，床邊四圍，淺綠濃紅，爭妍鬥媚，如低眉，如含笑。窗外嚴淨的天空裏，疏星炯炯，枯枝在微風中，顛搖有聲。我凝然肅然。此時此心可朝天帝！

猛憶起兩句：

「消受白蓮花世界，

風來四面臥中央。」

這福是不能多消受的！果然，看護婦微笑的進來，開了窗，放下簾子，挪好了床，便一瓶一瓶的都抱了出去，回頭含笑對我說：「太香了，於你不宜，而且夜中這屋裏太冷。」——我只得笑着點首，然終留下了一瓶玫瑰，放在窗台上。在黑暗中，她似乎知道現在獨有她慰藉我，便一夜的溫香不斷——

「花怕冷，我便不怕冷麼？」我因失望起了疑問，轉念我原是不應怕冷的便又寂然心喜。日間多眠，夜裏便十分清醒，到了連書都不許看時，纔知道能背誦詩句的好處，幾次聽見車聲隆隆走過，我憶起：

「水調歌從鄰院度，

雷聲車是夢中過。」

朋友們送來一本書，是

內中有一段恍惚說：

「世界上最難忘的是自然之美，……有人能增加些美到世上去，這人便是天之驕子。」真的，最難忘的是自然之美！今日黃昏時，窗外的懸冰湖，銀海一般的閃爍，意態何等清寒。秋風中的枯枝，叢立在湖岸上，何等疏遠？秋雲又是如何的幻麗？這廣場上忽陰忽晴，我病中的心情，又是何等的飄忽無着？

沉黑中仍是滿了花香，又憶起：

「到死未消蘭氣息，

他生宜護玉精神！」

父親！這兩句我不應寫了出來，或者會使你生無謂的難過，但我欲其真，當時實是這樣忽然憶起來的。

沒有這般的孤立過，連朋友都隔絕了，但讀信又是怎樣的有趣呢？

一個美國朋友寫着：

「從村裏回來，到你屋去，竟是空空。我幾乎哭了出來！看見你相片立生桌上，我也難過。告訴我，有什麼我能替你做的事情，我十分樂意聽你的命令！」

又一個寫着說：

「感恩節近了，快康健起來罷！大家都想你，你長在我們的心裏！」  
但一個日本的朋友寫着：

「生命是無定的，人們有時雖覺得很近，實際上却是很遠，你和我隔絕了，但我覺得你是常常近着我！」

英國朋友說：

「今天怎麼樣，要看什麼書籍麼？」

都只寥寥數字，竟可見深味學問——一夜從雜亂的思想中度過。

清早的時候，掃除橡葉的馬車聲，輾破曉靜，我又憶起：

「馬蹄隱隱聲隆隆，

入門下馬氣如虹。」

這時天色便大明了。

今天是感恩節，窗外的樹枝都結上嚴霜，晨光熹微，湖波也凝而不流，做出初冬天氣。

——今天草場上斷絕人行，個個都回家過節去了。美國的感恩節如同我們的中秋節一般，是家族聚會的日子。

父親！我不敢說是「每逢佳節倍思親」，因為感恩節在我心中，並沒有什麼甚深的觀念，然而病中心情，今日是很惆悵的。花影在壁，花香在衣，濛濛的朝靄中，我默望窗外，萬

物無語，我不禁淚下。——這是第三次。

幸而我素來是不喜熱鬧的，每逢佳節，就想到幽靜的地方去。今年此日避到這小樓裏，也是清福，昨天偶然憶起辛又安的「青玉案」：

「衆裏尋他千百度——

霧然回首，

那人却在

燈火闌珊處。」

我隨手便記在一本書上，並附了幾個字：

「明天是感恩節，人家都尋歡樂去了，我却閉居在這小樓裏，然而回憶到這孤芳自賞，別有懷抱的侑子，又不禁喜悅的笑了。」

花香纏繞筆端，終日寂然。我這封信時作時輟，也用了一天功夫。醫生替我回絕了許多朋友，我恍惚聽見她電話裏說：

「她今天看我的詩，很平靜很喜悅！」

我便笑了，我昨天到是看詩，今天却是拿書遮着我的信紙。父親！我又淘氣了！

看護婦的嚴淨的白衣，忽然現在我的床前。他又送一束花來給我——同時她發覺了我寫了許多，笑着便來禁止，我無法奈何她。——她走了，她實是一個最可愛的女子，當她在屋

裏蹣跚之頃，無端有，「身長玉立」四字浮上腦海。

當父親讀到這封信時，我已生龍活虎般在雪中遊戲了，不要以我置念罷！——寄我的愛與家中一切的人！我紀念着他們每一個！

這回真不寫了，——父親記否我少時的一夜，黑暗裏跑到山上的旗臺上去找父親。一星燈火裏，我們在山上下彼此喚着。我一憶起，心中就充滿了愛感。如今是隔着我們熱愛的海洋呼喚着了？親愛的父親，再談罷，也許明天我又寫信給你！

## 通訊十

親愛的小朋友：

我常喜歡挨坐在母親的旁邊，挽住她的衣袖，央求她述說我幼年的事。

母親癡想地，含笑地，低低地說：

「不過有三個月罷了，偏已是這般多病，聽見端藥杯的人的脚步聲，已知道驚怕啼哭，許多人圍在床前，乞憐的眼光，不望着別人，只向着我，似乎已經從人羣裏認識了你的母親！」

這時眼淚已濕了我們兩個人的眼角！

「你的彌月到了，穿着舅母送的水紅綢子的衣服，戴着青緞沿邊的大紅帽子，抱出到廳

堂前。因看你豐滿紅潤的面龐，使我在姊妹妯娌羣中，起了驕傲。

「只有七個月，我們都在海舟上，我抱你站在欄旁。海波聲中，你已會呼喚「媽媽」和「姊姊。」

對於這件事，父親和母親還不時的起爭論。父親說世上沒有七個月會說話的孩子，母親堅執說是的。在我們家庭史中，這事至今是件疑案。

「濃睡之中猛然聽得丐婦求乞的聲音。以爲母親已被她們帶去了。冷汗被面的驚坐起來，臉和唇都青了，嗚咽不能成聲，我從後屋連忙進來，珍重的攬住。經過了無數的解釋和安慰。自此後，便是睡着，我也不敢輕易的離開你的床前。」

這一節，我彷彿記得，我聽時寫時都重新起了嗚咽！

「有一次你病得重極了。地上鋪着席子，我抱着你在上面膝行。正是暑月，你父親又不在家。你斷斷續續說的幾句話，都不是三歲的孩子所能够說的。因着你奇異的智慧，增加了我無名的恐怖。我打電報給你父親，說我身體和靈魂上都已不能再支持。忽然一陣大風雨，深愛的我，重病的你，和你疲乏的乳母，都沉沉的睡了一大覺，這一番風雨，把你又從死神的懷抱裏，接了過來。」

我不信我智慧，我又信我智慧！母親以智慧的眼光，看萬物都是智慧的，何況她的唯一深愛的女兒？

「頭髮又短，又沒有一刻肯安靜。早晨這左右兩條小辮子，總是梳不起來。沒有法子，父親就來幫忙，『站好了，站好了，要照像了，！』父親拿着照像匣子，假作照着。又短又粗的兩條小辮子，好容易天天這樣的將就的編好了。』

我奇怪我竟不懂得向父親索要我每天照的像片！

「陳媽的女兒寶姐，是你的好朋友。她來了，我就關你們兩個人在屋裏，我自己睡午覺。等我醒來，一切的玩具，小人小馬，都當做船，飄浮在臉盆的水裏，地上已是水汪汪的。」

寶姐是我一個神秘的朋友，我自始至終不記得，不認識她，然而從母親口裏，我深深的愛了她。

「已經三歲了，或者快四歲了，父親帶你到他的兵艦上去，大家匆匆的替你換上衣服。你自己不知什麼時候把一支小木鹿，放在小靴子裏，到船上只要父親抱着，自己一步也不肯走。放到地上走時只有一跛一跛的。大家奇怪了；脫下靴子，發現了小木鹿。父親和他的許多朋友都笑了。『傻孩子！你怎麼不會說？』」

母親笑了，我也伏在他的膝上羞愧的笑了。——回想起來，她的質問，和我的羞愧，都是一點理由沒有的。十幾年前的事，提起當面前事說，真是無謂。然而那時我們中間瀰漫了愛和愛！

「你最怕我凝神，我至今不知是什麼緣故，每逢我凝望窗外，或是稍微的呆了一呆，你就過來呼喚我，搖撼我，說：『媽媽，你的眼睛怎麼不動了？』我有時喜歡你來抱住我，便故意的凝神不動。」

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。也許母親凝神，多是憂愁的時候，我要攪亂她的思路，也未可知。無論如何，這是個隱謎！

「然而你自己却也喜凝神。天天吃着飯，呆呆的望着壁上的字畫，桌上的鐘和花瓶。一碗飯拔米粒似的，吃了好幾點鐘。我急了，便把一切都挪移開。」

這件事我記得，而且很清楚，因為獨坐沉思的脾氣至今不改。

當她說這些事的時候，我總是臉上堆着笑，眼裏滿了淚。聽完了用她的衣襟來印我的眼角，靜靜的伏在她的膝上。這時一切已經沒有了，只母親和我，最後我也沒有了，只有母親；因為我本是她的一部分！

這是如何可驚喜的事，從母親口中，逐漸的發現了，完成了，我自己！她從最初已知道我，認識我，喜愛我。在我不知道不承認世界上有個我的時候，她已愛了我了。我從三歲上，纔慢慢的在宇宙中尋到了自己，愛了自己，認識了自己；然而我所知道的自己，不過是母親意念中的我的百分之二，千萬分之一。

小朋友！當你尋見了世界上有一個人，認識你，知道你，愛你，都千百倍的勝過你自己

的時候；你怎能不感激，不流淚，不死心蹋地的愛她，而且死心蹋地的容她愛你？

有一次幼小的我，忽然走到母親面前，仰着臉問說：「媽媽，你到底爲什麼愛我？」母親放下針線，用她的面頰，抵住我的前額，溫柔地，不遲疑地說：「不爲什麼——只因你是我的女兒！」

小朋友！我不信世界上還有人能說這句話！「不爲什麼」這四個字，從她口裏說出來，何等剛決，何等回旋！她愛我，不是因爲我是「冰心，」或者其他人世間的一切虛偽的稱呼和名字！她的愛是不附帶任何條件的。唯一的理由，就是我是她的女兒。總之，她的愛，是屏除一切，拂拭一切，層層的塵開我前後左右所蒙罩的，使我成爲「今我」的原素，而直接的來愛我的自身！

假使我走至幕後，將我二十年的歷史和一切都更變了，再走出到她面前。世界上縱沒有一個人認識我，只要我仍是她的女兒，她就仍用她堅強無盡的愛來包圍我。她愛我的身軀，她愛我的靈魂，她愛我前後左右，過去，將來，現在的一切！

天上的星辰，驟雨般落在大海上，嘍嘍繁響。海波如山一般的洶。一切樓屋都在地上旋轉，天如同一張藍紙捲了起來。樹葉子滿空飛舞，鳥兒歸窠，走獸躲到他的洞穴。萬象紛亂中，只要我能尋到她，投到她的懷裏……天地一切都信她，她對於我的愛，不因着萬物毀滅而變更！

她的愛不但包圍我，而且普遍的包圍着一切愛我的人。而且因着愛我，她也愛了天下的兒女，她更愛了天下的母親。小朋友！告訴你一句小孩子以爲是極淺顯，而大人們以爲是極高深的话：『世界便是這樣的建造起來的！』

世界上沒有兩件事物，是完全相同的。同在你頭上的兩根絲髮，也不能一般長短。然而——請小朋友們和我同聲讚美！只有普天下的母親的愛，或隱或顯，或出或沒；不論你用斗量，用尺量，或是用心靈的度量衡來推測；我的母親對於我，你的母親對於你，她的和他的母親對於她和他；她們的愛是一般的長闊高深，分毫都不差減。小朋友！我敢說，也敢信古往今來，沒有一個敢來駁我這句話。當我發覺了這神聖的秘密的時候，我竟歡喜感動得伏案痛哭！

我的心潮，澎湃到最高度，我知道於我的病體是不相宜的，而且我更加知道我所寫的都不出乎你們的智慧範圍之外。——窗外正是下着緊一般慢一般的秋雨。玫瑰花的香氣，也正無聲的贊美她們的「自然母親」的愛！

我現在不在母親的身畔，——但我知道她的愛沒有一刻離開我，她自己也如此說！——暫時無從再打聽關於我的幼年的消息。然而我會寫信給我的母親，我說：『親愛的母親，請你將我所不知道的關於我的事，隨時記下寄來給我。我現在正是考古家一般的，要從深知的你口中，研究我神秘的自己。』

被上帝祝福的小朋友！你們正在母親的懷裏。——小朋友！我教給你，你看完了這一封信，放下報紙，就快快跑去找你的母親——若是她出去了，就去坐在門檻上，靜靜的等她回來——不論在屋裏或是院中，把她尋見了；你便上去攀住她，左右親她的臉，你說：「母親！若是你有工夫，請你將我小時候的事情，說給我聽！」等她坐下了，你便坐在她的膝上，倚在她的胸前，你聽得見她心脈和緩的跳動，你仰着臉，會有無數關於你的，你所不知道的美妙的故事，從她口裏天樂一般的唱將出來！

然後，——小朋友！我願你告訴我，她對你所說的都是什麼事。

我現在正病着。沒有母親坐在旁邊，小朋友一定憐念我，然而我有說不盡的感謝造物者將我交付給我母親的時候，竟賦予了我以記憶的心才；現在又從忙碌的課程中替我勻出七日夜來，回想母親的愛。我病中光陰，因着這回想，寸寸都是甜密的。

小朋友，再談罷，致我的愛與你們的母親！

## 分

我便大哭起來：「母親呀，不幸的是我們呀，我們剛才都從病中健全出來的呀！」  
 白衣的看護們亂烘烘的，無聲的將母親的床車推了出去。我也被舉了起來，出到門外。  
 醫生一一招手，甬道的那端，走過一個男人來，他也是剛從惡夢中醒來的臉色與歡欣，兩隻

手裏抱又不敢抱似的，用着憐惜驚奇的眼光，向我注視。醫生笑道：「這孩子好罷？」他不好意思似的，嚙着：「這孩子腦袋真長。」這時我猛然覺得我的頭痛極了，我又哭起來，「父親呀，您不知道呀，我的腦袋擠得真痛呀。」

醫生笑了，「可了不得，這麼大的聲音！」一個看護站在旁邊，微笑的將我接了過去。進到一間充滿了陽光的大屋子裏。四周壁下，挨排的放着許多的小白匡床。裏面臥着許多小朋友。有的兩手舉到頭邊，安穩的睡着，有的哭着說，「我渴了呀！」「我餓了呀！」「我太熱呀！」「我濕了呀」抱着我的看護，彷彿都不會聽見似的，只飄速的，安詳的，從他們床邊走過，進到裏間浴室去，將我頭朝着水管，平放在水盆邊的石桌上。

蓮蓬管頭裏的溫水，噴淋在我的頭上，黏黏的血液全沖了下去，我打了一個寒噤，神志立刻清爽了。眼睛向上一看，隔着水盆；對面的那張石桌上，也躺着一個小朋友，另一個看護，也在替他洗着。他圓圓的頭，大大的眼睛，黑黑的皮膚，結實的挺起的胸膛，他也在醒着，一聲不響的望着窗外的天空，這時我已被舉起，看護輕輕的托着我的肩背，替我穿起白長長的衣裳。小朋友也穿着好了；我們欠着身隔着水盆相對着，洗我的看護笑着對她的同伴說：「你的那個孩子真壯真大呵，可不如我的這個白淨秀氣！」這時小朋友抬起頭來注視着我，似輕似憐的微笑着。

我羞怯的輕輕的說：「好呀，小朋友，」他也謙和的說：「小朋友好呀，」這時我們已

被放在相挨的兩個小匡床裏，看護們都走了。

我說：「我的周身好疼呀，最後四個鐘頭的掙扎，真不容易，你呢？」

他笑了，握着小拳，「我不，我只悶了半個鐘頭呢。我沒有受苦，我母親也沒有受苦。」

我默然，無聊的嘆一口氣，四下裏望着。他安慰我說：「你乏了，睡罷，我也要養一會兒神呢。」

我從濃睡中被抱了起來，直抱到大玻璃門邊。門外甬道裏站着好幾個少年男女，鼻尖和兩手都抵住門上玻璃，如同一羣孩子，站在陳列聖誕節禮物的窗外，那種貪婪羨慕的樣子。他們喜笑的互相指點談論，說我的眉毛像姑姑，眼睛像舅舅，鼻子像叔叔，嘴像姨，彷彿要將我零碎吞并了去似的。

我閉上眼，使勁的想搖頭，却發覺了脖子在痛着，我大哭了，說：「我只是我自己呀，誰都不像呀，快讓我休息去呀！」

看護笑了，抱着我轉身回來，我還望見他們三步兩回頭的，彼此笑着推着出去。

小朋友也醒了，對我招呼說：「你起來了，誰來看你？」我一面被放下，一面說：「不知道，也許是姑姑舅舅們，好些個年輕人，他們似乎都很愛我。」

小朋友不言語，又微笑了，「你好福氣，我們到此已是第二天了，連我的父親我還沒有看見呢。」

我竟不知道昏昏沉沉之中，我已睡了這許久。這時覺得渾身痛得好些，底下却又濕了，我也學着斷斷續續的哭着說：「我濕了呀！我濕了呀！」果然不久有個看護過來，抱起我。我十分歡喜，不想她却先給我水渴。

大約是黃昏時候，亂烘烘的三四個看護進來，硬白的衣裙嘩嘩的響着。她們將我們紛紛抱起，一二的換過尿布。小朋友很歡喜，說：「我們都要看見我們的母親了，再見呀。」

小朋友是和大家在一起，在大床上推出去的。我是被抱起出去的，過了玻璃門，便走入甬道右邊的第一個屋子。母親正在很高的白牀上躺着，用着渴望驚喜的眼光來迎接我。看護放在她的臂上，她很羞縮的解開懷。她年紀彷彿很輕，很黑的秀髮向後攏着，眉毛彎彎的淡淡的像新月。沒有血色的淡白的臉，襯着很大很黑的眼珠，在牀側暗淡的一圈燈影下，如同一個石像！

我開口吮咂着奶，母親用面偎着頰我的頭髮，又摩弄我的指頭，仔細的端相我，似乎有無限的快慰與驚奇——

二十分鐘過去了，我還沒有吃到什麼。我又餓，舌尖又痛，就張開嘴讓奶頭脫出來，煩惱的哭着。母親很恐惶的，不住的搖拍我，說：「小寶貝，別哭，別哭！」一面又趕緊按了鈴，一個看護走了進來。母親笑說：「沒有別的事，我沒有奶，小孩子直哭，怎麼辦？」看護也笑着，說：「不要緊的，早晚會有，孩子還小，他還不在乎呢。」一面便來抱我，母親

戀戀的放了手。

我回到我的牀上時，小朋友已先在他的床上了。他睡的很香，夢中時時微笑，似乎很滿足，很快樂。我四下裏望着。許多小朋友都快樂的睡着了，有幾個在半醒着，哼着玩似的，哭了幾聲。我餓極了，想到母親的奶不知何時才來，我是很在乎的，但是沒有人知道，看着大家都飽足的睡着，覺得又嫉妬，又慚愧，就大聲的哭起來，希望引起人們的注意。我哭了有半點多鐘，才有個看護過來，嬌癡的蹶着嘴，撫拍着我說：「真的！你媽媽不給你飽吃呵，喝點水罷！」她將水瓶的奶頭塞在我嘴裏，我哼哼的嗚咽的含着，一面慢慢的也睡着了。

第二天洗澡的時候，小朋友和我又躺在水盆的兩邊談話，他精神很飽滿，在被按洗之下，他搖着頭，半閉着眼，笑着說：「我昨天吃了一頓飽奶！我母親黑黑圓圓的臉，很好看的。我是她的第五個孩子呢。她和看護說她是第一次進醫院生孩子，是慈幼會介紹來的，我父親很窮，是個工人，木作工。」——這時一滴硼酸水忽然洒上他的眼睛，他厭煩的噉了幾聲，掙扎着又睜開眼說：「木匠的！多痛快。能做器具能造房子！我大了，也學我父親，木作，——能做一個偉大的工程師！」

我靜靜的聽着，到了這裏趕緊閉上眼，不言語。

小朋友問說：「你呢？吃飽了罷？你母親怎樣？」

我也興奮了，「我沒有吃到什麼，母親的奶沒有下來呢，看護說一兩天就會有的。我母

親真好，他會看書，牀邊桌上堆着許多書，屋裏四面也擺滿了花。」

「你父親呢？」

「父親沒有來，屋裏只她一個人。她也沒有和人談話，我不知道關於父親的事。」

「那是頭等室，」小朋友肯定的說，「一個人一間屋子嗎？我母親那裏却熱鬧，放着十幾張牀呢。許多小朋友的母親都在那裏，小朋友們也都吃得飽。」

明天過來，看見父親了。在我吃奶的時候，他側着身，倚在母親的枕旁。他們的臉緊挨着，注視着我。父親很清瘦的臉，皮色淡黃，很長的睫毛，眼神極好。彷彿常愛思索似的，額上常有微微的皺紋。

父親說：「這回看的細，這孩子美的很呢，像你！」

母親微笑着，輕輕的摩我的臉，「也像你呢，這麼大的眼睛。」

父親立起來，坐到牀邊的椅上，牽着母親的手，輕輕的指着，「這下子，我們可不寂寞了。我下課回來，就幫助你照顧他，同他玩，放假的時候，就帶他遊山玩水去。這孩子一定要注意身體，不要像我。我雖不病，却不是強壯……」

母親點頭說：「是的——他也要早早的學音樂，繪畫，我自己不會這些，總覺得生活不圓滿呢！還有……」

父親笑了，「你將來要他成個什麼」家？「文學家？音樂家？」

分

母親說：「隨便什麼都好——他是個男孩子呢。我國需要科學，恐怕科學家最好。」這時我正曬不出奶來，心裏煩燥得想哭。可是聽他們談的那麼樣津津有味，我也不言語。

父親說：「我們應當替他儲蓄教育費了，這筆款越早預備越好。」

母親說：「忘了告訴你，弟弟昨天說，等孩子到了六歲，他送孩子一輛小自行車呢！」父親笑說：「這孩子算是什麼都有了，他的搖籃，不是妹妹送的麼？」

母親緊緊的樓着，親我的頭髮說「小寶貝呵，你多好，這些些個人疼你！你大了，要做個好孩子……」

挾帶着滿懷的喜氣，我回到牀上，也顧不得飢餓了，抬頭看小朋友，他却又在深思呢。我笑着招呼說：「小朋友，我看見我的父親了。他也極好。他是個教員。他和母親正在商量我將來教育的事。父親說凡他所能做到的，對於我有益的事，他都努力。母親說我沒有奶吃不要緊，回家去就吃奶粉，以後還吃橘子汁，還吃……」我一口氣說了下去

小朋友微笑了，似憐憫又似鄙夷：「你好幸福呵，我是回家以後，就沒有奶吃了。今天我父親來了，對母親說有人找她當奶媽去。一兩天內我們就得走了！我回去跟着六十多歲的祖母。我吃米湯，糕乾……但是我不在乎！」

我默然，滿心的高興都消失了，我覺得慚愧。

小朋友的眼裏，放出了驕傲勇敢的光：「你將永遠是花房裏的一盆小花，風雨不侵的在劃一的溫度之下，嬌嫩的開放着。我呢，是道旁的小草。人們的踐踏和狂風暴雨，我都須忍受。你從玻璃窗裏，遙遙的外望，也許會可憐我。然而在我的頭上，有無限闊大的天空，在我的四圍，有呼吸不盡的空氣。有自由的蝴蝶和蟋蟀在我的旁邊歌唱飛翔。我的勇敢的卑微的同伴，是燒不盡割不完的，在人們之中，青青的點綴遍了全世界！」

我窘得要哭，「我自己也不願意這樣的嬌嫩呀！……」我說。

小朋友驚醒了似的，緩和了下來，溫慰我說：「是呀，我們誰也不願意和誰不一樣，可是一切種種把我們分開了。——看後來罷！」

窗外的雪不住的在下，扯棉搓絮一般，綠瓦上勻整的堆砌上幾道雪溝。母親和我是回家過年的。小朋友因為他母親要去上工，也要年前回去。我們只有半天的聚首了，茫茫的大海，我們從此要分頭消失在一片紛亂的城市叫囂之中，何時再能在同一的屋瓦之下，抵足而眠？

我們戀戀的互視着，暮色昏黃裏，小朋友的臉，在我微暈的眼光中漸漸的放大了。緊閉的嘴唇，緊鎖的眉峯，遠望的眼神，微微突出的下頰，處處顯出剛決和勇毅。「他木匠——？」我想着，小手在衾底伸縮着，感出自己的渺小！

從母親那裏回來，互相報告的消息，是我們都改成明天——一月一日——回去了。我的

父親怕除夕事情太多。母親回去不得休息，小朋友的父親却因為除夕自己出去躲債，怕他母親回去被債主包圍，也不叫他離院。我們平安又多出一天來！

自夜三起便聽見爆竹，遠遠近近的連續不斷，綿綿的雪中，幾聲寒犬，似乎告訴我們說人生一段恩仇，至此又告一小小結束。在明天重戴起謙虛歡樂的假面具之先，這一夜，要儘量的吞嚥，怨誓，哭泣。萬千的爆竹聲裏，陰沉沉的大街小巷之中，不知隱伏着幾千百種可怖的情感的激盪……

我凜然，回顧小朋友。他咬住下唇，一聲兒不言語。——這一夜，緩流的水一般，細細的流將過去。將到天明，朦朧裏我聽見小朋友在他的牀上歎息。

天色大明了。兩個看護臉上堆着新年的笑，走了進來，替我們洗了澡。一個看護打開了我的小提箱，替我穿上白絨衫子套上白絨布長背心和睡衣。外面又穿戴上一色的豆青絨線褂子，帽子，和襪子。穿着完了，她抱起我，笑說：「他多美呵。看你媽媽多會打扮你！」我覺得很舒適，却又很熱，我暴躁得想哭。

小朋友也被舉了起來。我愕然，我幾乎不認識他了！他外面穿着大厚藍布棉襖，袖子很大很長，上面還有拆改補綴的線迹。底下也是洗得退色的藍布的圍裙，他兩臂直伸着，頭面埋在青棉的大風帽之內，臃腫得像一隻風箏！我低頭看着地上堆着的，從我們身上脫下的兩套同樣的白衣，我忽然打了一個寒噤。我們從此分開了！我們精神上，物質上的一切都永遠

分開了！

小朋友也看見我了，似驕似慚的笑了一笑說：「你真美呀，這身美麗溫軟的衣服！我的身上，是我的鎧甲，我要到社會的上，同人家爭吃飯呀！」

看護們匆匆的檢起地上的白衣，扔入筐內。又匆匆的抱我們出去。走到玻璃門邊，我不禁大哭起來。小朋友也忍不住哭了，我們亂招着手說：「小朋友呀！再見呀！再見呀！」一路走着，我們的哭聲，便在甬道的兩端消失了。

母親已經打扮好了，站在屋門口。父親提着小箱子，站在她旁邊，看見我來，母親連忙伸手接過我，仔細看我的臉，拭去我的眼淚，偎着我，說：「小寶貝，別哭！我們回家去了，一個快樂的家，媽媽也愛你，爸爸也愛你！」

一個輪車推了過來，母親替我圍上小豆青絨毯，抱我坐上去。父親跟在後面。和相送的醫生看護們道過謝，說過再見，便一齊從電梯下去。

從兩扇半截的玻璃門裏，看見一輛汽車停在門口。父親上前開了門，吹進一陣雪花，母親趕緊遮上我的臉。似乎我們又從輪車中下來，出了門，上了汽車，車門碰的一聲關上了。母親掀起我臉上的毯子，我看見滿車的花朵。我自己已在母親懷裏，父親和母親的臉來偎着我。

這時車已徐徐的轉出大門。門外許多洋車擁擠着，在他們紛紛讓路的當兒，猛抬頭我看見我的十日朝夕相親的小朋友！在他父親的臂裏。他母親提着青布的包袱。兩人一同側身

站在門口，背向着我們，他父親頭上是一頂寬簷的青毡帽，身上是一件大青布棉袍。就在這寬大的帽簷下，小朋友伏在他的肩上，面向着我。雪花落在他的眉間，落在他的頰上。他緊閉着眼，臉上是倏傲的笑容——他已開始享樂他的自然……

車開出門外，便一直的飛馳。路上雪花飄舞着。隱約聽得見新年的鑼鼓。母親在我耳旁，緊偎着說：「寶貝呀，看這一個平坦潔白的世界呀！」

我哭了。

## 好夢

自從太平洋舟中，銀花世界之夜以後，再不會見有團圓的月。

中秋之夕，停舟在懋冰湖上，自黃昏直至夜深，只見黑雲屯積了來，湖面壓得黯沉沉的。

又是三十天了，秋雨連綿，十四十五兩夜，都從雨聲中度過，我已拚將明月忘了！

今夜晚餐後，她竟來看我，竟然談到懋冰風景，竟然推窗——窗外樹林和草地，如同罩上一層嚴霜一般。「月兒來了！」我們喜出意外的，匆匆披上外衣，到湖旁去。

曲曲折折的離開了徑道，從露濕的秋草上踏過，輕軟無聲。斜坡上再下去，湖水已近接近下。她的外衣鋪着，我的外衣蓋着，我們無言的坐了下去，微微的覺得秋涼，

月兒並不十分清明，四圍朦朧之中，山更青了，水更白了。湖波澹澹的如同疊錦。對岸遠處一兩星燈閃爍着。湖心隱隱的聽見笑語。一隻小舟，載着兩個人兒，自淡霧中，徐徐泛入林影深處。

回頭看她，她也正看着我，月光之下，點漆的雙睛，烏雲般的頭髮，臉上堆着東方人柔靜的笑。如何的可憐呵！我們只能用着西方人的言語，彼此談着。

她說着十年前，怎樣的每天在朝露還零的時候，抱着一大堆花兒從野地上回家裏去。又怎樣的赤着腳兒，一大羣孩子拉着手，在草地上，和最柔媚的琴聲跳舞。到了酣暢處，自己覺得是個羽毛仙子。——又怎樣的喜歡作活計。夏日晚風之中，在廊下拈着針兒，心裏想着剛看過的書中的言語……這些滿含着詩意的話，沁入心脾，只有微笑。

漸漸的深談了，談到西方女孩子的活潑，和東方女孩子的溫柔。談到哲學。談到朋友，引起了很長的討論，『淡交如水，』是我們不約而同的收束，結果圓滿，興味愈深，更爽暢的談到將來的世界，漸漸說着現在的社會問題。我看着她，忽然沒有了勇氣，她也不住的弄着衣襟，言語很吞吐。——然而我們竟將許多傷心舊事，半明半晦的說過。『最缺憾的是一時的國際間的私意！理想的和愛的天國，離我們竟還遙遠，然而建立這天國的責任，正在我們……』她低頭說着，我輕輕的接了下去，『正在我們最能相互了解的女孩兒身上。』自此便無聲響。剛纔的思想太沉重了，這雲淡風輕的景物，似乎不能負載。我們都掙脫

出來，却一時再不知說什麼好。數十年相關的歷史，幾萬人相對的感情，今夜竟都推在我們兩個身上——惆悵到不可言說！

百步外一片燈光裏，歡樂的歌聲悠然而起，穿林度水而來——我們都如夢醒，「是西方人歡愉活潑的精神呵！」她含笑說着，我長吁了一口氣！

思想又擴大了，經過了第二度的沉默——只聽得湖水微微激蕩，風過深處葉墜地的聲音。我不能再說什麼話，也不肯再說什麼話——她忽然溫柔的撫着我的臂說：「最樂的時間，就是和最知心的朋友，同在最美的環境之中。却是彼此靜默着沒有一句話說！」

月兒愈高，風兒愈涼，衣裳已受了露濕，我們都覺得支持不住。——很疲緩的站起，轉過湖岸，上了層塔，迎面燦然的立着一座燈火樓台，她邀我到她樓上屋裏去，捧過記念本子來，要我留字。題過姓名，在「快樂思想」的標目之下，我略一沉吟，便提起筆寫下去，是「月光的底下，湖的旁邊，和你一同坐着！」

獨自歸來的路上，瘦影在地。——過去的一百二十分鐘，憧憬在我的心中，如同做了一場好夢。

## 閒情

弟弟從我頭上，拔下髮針來，很小心的挑開了一本新寄來的月刊。看完了目錄，便反捲

起來，握在手裏笑說，『瑩哥，你真太沉默了，一年無有消息。』

我凝思地，微微答以一笑。

是的，太沉默了！然而我不能，也不肯忙中偷閑。不自然地，造作地，以應酬爲目的地，寫些東西。

病的神慈悲我，竟賜予我以最清閒最幽靜的七天。

除了一天幾次吃藥的時間，是苦的以外，我覺得沒有一時，不沉浸在輕微的愉快之中。——庭院無聲。枕簟生涼。溫暖的陽光，穿過簾簾，照在淡黃色的壁上。濃密的樹影，在微風中徐徐動搖。窗外不時的有好鳥飛鳴。這時世上一切，都已拋棄隔絕，一室便是宇宙，花影樹聲，都含妙理。是一年來最難得的光陰呵，可惜只有七天！

黃昏時，弟弟歸來，音樂聲起，靜境便豁然破了。一塊暗綠色的綢子，蒙在燈上，屋裏一切都是幽涼的，好似悲劇的一幕。鏡中照見自己玲瓏的白衣，竟悄悄的覺得空靈神祕。當屋隅的四絃琴，顫動的，生澀的，徐徐奏起。兩個歌喉，由不同的調子，漸漸合一，由悠揚，而宛轉；由高抗，而沈緩的時候，怔忡的我，竟感到了無限的悵惘與不寧。

小孩子們真可愛，在我睡夢中，偷偷的來了，放下幾束花，又走了，小弟弟拿來插在瓶裏，也在我睡夢中，偷偷的放在床邊几上。——開眼瞥見了，黃的和白的，不知名的小花，襯着淡綠的短瓶。……原是不很香的，而每朵花裏，都包含着天真的友情。

終日休息着，睡和醒的時間界限，便分得不清。有時在中夜，覺得精神很圓滿。——聽得疾雷雜以疏雨，每次電光穿入，將窗台上的金鐘花，輕淡清切的映在窗簾上，又急速的隱抹了去。而餘影極分明的，印在我的腦膜上。我看見『自然』的淡墨畫，這是第一次。

得了許可，黃昏時便出來疎散，輕涼襲人，遲緩的步履之間，自覺很弱，而弱中隱含着  
一種不可言說的愉快，這情景恰如小時在海舟上，——我完全不記得了，是母親告訴我的，  
——衆人都暈臥，我獨不理會，頓顛的自己走上艙面，去看海，凝注之頃，不時的覺得身子  
一轉，已跌坐在甲板上，以爲很新鮮，很有趣，每坐下一次，便喜笑個不住，笑完再起來，  
希望再跌倒。忽忽又是十餘年了，不想以弱點爲愉樂的心情，至今不改。

一個朋友寫信來慰問我，說：

「東坡云」因病得閒殊不惡，「我亦生平善病者，故知能閒真是大工夫，大學問。……如能於養神之外，偶閱維摩經尤妙，以天女能道盡衆生之病，斷無不能自己其病也！恐擾清神，餘不敢及。」

因病得閒，是第一憊心事，但佛經却没有看。

## 山中雜記

——遙寄小朋友——

大夫說是養病，我自己說是休息。只覺得在拘管好動性情之下，過了半年多。這半年中有許多在童心中可驚可笑的事，不足為大人道。只盼他們看到這幾篇的時候，唇角下墜，鄙夷的一笑，隨手的扔下。而有兩三個孩子，拾起這一張紙，漸漸的感起興味，看完又彼此嘻笑，講說，傳遞；我就已經有說不出的喜歡！本來我這兩天有無限的無聊。天下許多事都沒有道理，比如今天早起那樣的烈日，我出去散步的時候，熱得頭昏。此時近午，却又陰雲密布，大風狂起。廊上獨坐，除了胡寫，還有什麼可作呢？

(一)我怯弱的心靈

我小的時候，也和別的孩子一樣，非常的小膽。大人們又愛逗我，我的小舅舅說什麼聊齋，什麼夜談隨錄，都是些僵屍，害怕的故事等等。在他還說着的時候，我就不自然的惴惴的四顧。塞坐在大人中間，故意的咳嗽。睡覺的時候，看着帳門外，似乎出其不意的，也許伸進一隻鬼手來。我只這樣想着，便用被將自己的頭蒙得嚴嚴地，結果是睡得週身是汗！

十三四歲以後，什麼都不怕了。在山上獨自中夜走過叢塚。風吹草動，我只回頭凝視。滿立着猙獰的神像的大殿，也敢在陰暗中小立。母親屢屢說我膽大，因為她像我這般年紀的時候，還是怯弱的很。

我白日裏的心，總是很甯靜，很堅強，不怕那些看不見的鬼怪。只是近來常常在夢中，

或是在將醒未醒之頃，一陣悚然，從前所怕的牛頭馬面，都積壓了來，都聚圍了來。我呼喚不出，只覺得怕得很，手足都麻木，靈魂似乎彎曲着。掙扎到醒來，只見滿山的青松，一天的明月。灑然自笑，——這樣怯弱的夢，十年來已絕不做了。做這夢時，又有些悲哀！童年的事都是有趣的，怯弱的心情，有時也極其可愛。

(二) 埋存與發掘

山中的生活，是沒有人理的，只要不誤了三餐和試驗體溫的時間，你愛做什麼就做什麼，醫生和看護婦都不來拘管你。正是童心乘時再現的時候，從前的愛好，都拿來重溫一遍。美國不是我的國，沙穰不是我的家。偶以病因緣，在這裏遊戲半年，離此後也許此生不再來。不留些紀念，覺得過意不去。於是我幾乎每日做埋存與發掘的事。

我小的時候，最愛做這些事：墨魚脊骨雕成的小船，五色紙黏成的典型等等，無論什麼東西，玩够了就埋起來。樹葉上寫字，掩在土裏。石頭上刻上字，投在水裏，想起來時就去發掘看看。想不起來，也就讓他悄悄的永久埋存在那裏。

病中不必裝大人，自然不妨重做小孩子！遊山多半是獨行，於是隨時隨地留下許多紀念。名片，西湖風景畫，用過的紗巾等等，幾乎滿山中星羅棋布，經過芍藥花下，流泉邊，山亭裏，都使我微笑，這其中都有我的手澤！與之所至，又往往去掘開看看。

有時也遇見人，我便扎煞着泥污的手，不好意思的站了起來。本來這些事很難解說。人

家問時，說又不好，不說又不好，追不得已只有一笑。因此女伴們更喜歡追問，我只有躲著她們。

那一次一位舊朋友來。她笑說我近來更孩子氣，更愛臉紅了，童心的再現，有時使我不好意思是真的。半年來休養，自然血氣旺盛，臉紅那有什麼愛不愛的可言呢？

(三)古國的音樂

去冬多有風雪。風雪的時候，便都坐在廣廳裏。大家隨便談笑，開話匣子，彈琴，編絨織物等等，只是消磨時間。

榮是希臘的女孩子，年紀比我小一點。我們常在一處玩，她以古國國民自居，拉我作伴。常常和美國的女孩子戲笑口角。

我不會彈琴，她不會唱，但悶來無事，也就走到琴邊胡鬧，翻來覆去的只是那幾個簡單的熟調子。於是大家都笑道，『趁早停了罷，這是什麼音樂？』她傲然的叉手站在琴旁說，『你們懂得什麼：這是東西兩古國，合奏的古樂，你們那裏配領略！』琴聲仍舊不斷，歌聲愈高，別人的對話，都不相聞。於是大家急了，將她的口掩住，推到屋角去。從後面連椅子連我，一齊拉開，屋裏已笑成一團！

最妙的是連『印第阿那的月』等等的美國調子，一經我們用過，以後無論何時，一聽得琴歌聲起，大家都互相點頭笑說，『聽古國的樂呵！』

(四) 雨雪時候的星辰

寒暑表降到冰點下十八度的時候，我們也是在廊下睡覺。每夜最熟識的就是天上的星辰了。也不過只是點點閃爍的光明，而相看慣了，偶然不見，也有些想望與無聊。

連夜雨雪，一點星光都看不見。荷和我擁衾對坐，在廊子的兩角，遙遙談話。

荷指着說，『你看維納司(Venus)升起了！』我抬頭望時，却是山路轉折處的路燈。我怡然一笑，也指着對山的一星燈火說。『那邊是周彼得(Jupiter)呢！』

愈指愈多。松林中射來零亂的風燈，都成了滿天星宿。真的，雪花隙裏，看不出天空和山林的界限，將繁燈當作繁星，簡直是抵得過。

一念至誠的將假作真，燈光似乎都從地上飄起。這幻成的星光，都不移動，不必半夜夢醒時，再去追尋他們的位置。

於是雨雪寂寞之夜，也有了慰安了！

(五) 他得了刑罰了

休息的時間，是萬事不許作的。每天午後的這兩點鐘，乏倦時覺得需要，睡不着的時候，覺得白天強臥在床上，真是無聊。

我常常偷着帶書在床上看。等到看護婦來巡視的時候，就趕緊將書壓在枕頭底下，閉目裝睡。——我無論如何洵氣，也不敢大犯規矩，只到看書為止。而壁這個女孩子，却往往悄

悄悄起來，抱膝坐在床上，逗引着別人談笑。

這一天她又坐起來。看看無人，便指手畫腳的學起醫生來。大家正臥着看着她笑，看護婦已遠遠的來了。她的床正對着甬道，臥下已來不及，只得仍舊皺眉的坐着。

看護婦走到廊上。我們都默然，不敢言語；她叫壁說，「你怎麼不躺下？」壁笑說，「我胃不好，不住的打呃，躺下就難受。」看護婦道，「你今天飯吃得怎樣？」壁惴惴的忍笑的說，「還好！」看護婦沉吟了一會便走出去。壁回首看着我們，抱頭笑說，「你們等着，這一下子我完了！」

果然看見看護婦端着一杯藥進來，杯中泡泡作聲。壁只得接過，皺眉四顧。我們都用藍子蒙着臉，暗暗的笑得喘不過氣來。

看護婦看着她一口氣喝完了，才又慢慢的出去。壁頹然的兩手捧着胸口臥了下去，似哭似笑的說，「天啊！好酸！」

她以後不再胡說了，無病吃藥是怎樣難堪的事。大家談起，都快意，拍手笑說，「她得了刑罰了！」

(K) Bakimo

沙穰的小朋友替我上的 Bakimo 的徽號，是我所喜愛的，覺得比以前的別的稱呼都有趣！  
Bakimo 是北美森林中的蠻族。黑髮披裘，以雪爲屋。過的是冰天雪地的漁獵生涯。我那

能像他們那樣的勇敢？

只因去冬風雪無阻的在林中遊戲行走。林下冰湖，正是沙穢村中小朋友我溜冰處。我的經過，雖然我們屢次相逢，却沒有說話。我只覺得他們往往的停了遊走，注視着我，互相耳語。

以後醫生的甥女告訴我，沙穢的孩子傳說林中來了一個 Eskimo。問他們是怎樣說法，他們以黑髮披裘爲証。醫生告訴他們說不是 Eskimo，是院中一個養病的人，他們才不再驚說了。

假如我是真的 Eskimo 呢，我的思想至少要簡單了好些，這是第一件可美的事。曾看過一本書上說，『近代人五分鐘的思想，够原始人或野蠻人想一年的。』人類在生理上，五十年來沒有進步。而勞心勞力的事，一年一年的增加。這是疾病的源泉，人生的不幸！

我願終身在森林之中，我是踏枯枝，我靜聽樹葉微語。清風從林外吹來，帶着松枝的香氣。白茫茫的雪中，除我外沒有行人。我所見所聞，不出青松白雪之外，我就似可滿意了！出院之期不遠，女伴戲對我說，『出去到了車水馬龍的波司頓街上，千萬不要驚倒。這半年的閉居，足可使你成個癡子！』

不必說，我自己驚悚。一回到健康道上，世事已接踵而來……我倒願做 Eskimo 呢。黑髮披裘，只是外面的事！

白髮的老醫生對我說，『可喜你已大好了。城市與你不宜，今夏海濱之行，也是取銷了爲妙。』

這句話如同平地起了一個焦雷！

學問未必都在書本上。紐約康橋芝加哥這些人煙稠密的地方，終身不去也沒有什麼。只是說不許我到海邊去，這却太使我傷心了。

我抬頭張目的說，『不，你沒阻止我到海邊去的意思！』

他笑道，『是的，我不願意你到海邊去。太潮濕了，於你新愈的身體沒有好處。』

我們爭執了半點鐘，至終他說，『那麼你去一個禮拜罷！』他又笑說，『其實秋後的湖上，也够你玩的了！』

我愛感冰，無非也是海的關係。若完全的叫湖光代替了海色，我似乎不大甘心。

可憐沙穢的六個多月，除了小小的流泉外，連慰冰都看不見！山也是可愛的，但和海比的確比不起，我有我的理由！

人常常說，『海闊天空。』只有在海上的時候，才覺得天空闊遠到了盡量。處在山上的時候，走到巖壁中間，有時只見一線天光。即或是到了山頂，而因着天末是山，天與地的界線便起伏不平，不如水平線的齊整。

海是藍色灰色的。山是黃色綠色的。拿顏色來比，山也比海不過。藍色灰色含着莊嚴淡遠的意味，黃色綠色却未免淺顯小方一些，固然我們常以黃色爲至尊，黃色有綠色的陪襯更覺嬌豔了，而天却是藍色的。

海是動的，山是靜的，海是活潑的，山是呆板的。晝長人靜的時候，天氣又熱，凝神望着青山，一片黑鬱鬱的連綿不動，如同病牛一般，而海呢，你看她沒有一刻靜止！從天邊微波翻翻的直捲到岸邊，觸着崖石，更欣然的濺躍了起來，開了燦然萬朵的銀花！

四圍是大海，與四圍是亂山，兩者相交，是如何滋味，看古詩便可知道。比如說海上山上看月出，古詩說，『南山塞天地，日月石上生。』細細咀嚼，這兩句形容亂山，形容得極好，而光景何等臃腫，崎嶇，僵冷？讀了不使人生快感。而『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時。』也是月出，光景却何等嫵媚，遙遠，璀璨！

原也是的，海上沒有紅，白，紫，黃的野花，沒有藍雀，紅襟，等等美麗的小鳥。然而野花到秋冬之間，便都萎謝，反予人以凋落的淒涼。海上的朝霞晚霞，天上水裏反映到不止紅白紫黃這幾個顏色。這一片花，却是四時一斷的。說到飛鳥，藍雀，紅襟自然也可愛。而海上的沙鷗，白胸翠羽，輕盈的飄浮在浪花之上。『凌波微步，羅襪生塵。』看見藍雀，紅襟，只使我聯憶到『山禽自喚名。』而見海鷗，却使我聯憶到千古頌讚美人，頌讚到絕頂的句子，是『婉若游龍，翩若驚鴻！』

在海上又使人有透視的能力，這句語天然是真的！你倚欄俯視，你不由自主的要想起這萬頃碧琉璃之下，有什麼明珠，什麼珊瑚，什麼龍女，什麼鮫紗。在山上呢，很少使人想到山石黃泉以下，有什麼金銀銅鐵，因為海水透明，天然的有引人們思想往深裏去的趨向。

簡直越說越沒有完了，總而言之，統而言之，我以為海比山強得多，說句極端的話，假如我犯了天條，賜我自殺，我也願投海，不願墜崖！

爭論真有意思！我對於山和海的品評，小朋友們愈和我辯駁愈好。『人心之不同，各如其面，』這樣世界上才有個不同和變換，假如世界上的人都是一樣的臉，我必不願見人。假如天下人都是一樣的嗜好，穿衣服的顏色式樣都是一般的，則世界成了一個大學校，男女老幼都穿一樣的制服，想至此不但好笑，而且無味！再一說，如大家都愛海呢，大家都搬到海上去，我又不得清靜了！

(八)他們說我幸運

山做了圍牆，草場成了庭院，這一帶山林是我遊戲的地方。早晨朝露還顆顆閃爍的時候，我就出去奔走。鞋襪往往都被露水淋濕了，黃昏睡起，短裙捲袖，微風吹衣，晚霞中我又遊雲似的在山路上徘徊。

回然的，如詞中所說，『落日解鞍芳草岸，花無人戴，酒無人勸，醉也無人管！』不是什麼好滋味。而『無人管』的情景，有時却真難得你要以山中躑躅的態度，移在別處，可就

不行。在學校中，在城市裏，是不容你有行雲流水的神意的。只因管你的人太多了！

我們樓後的兒童院，那天早晨我去參觀了。正值院裏的小朋友們在上課，有的在默寫生字，有的在做算學，大家都有點事牽住精神，而忙中偷閒，還暗地傳遞小紙條，偷說偷玩小手小腳，沒有安靜的時候。這些孩子我都認得，只因他們在上課，我只在後面悄悄的坐着，不敢和他們談話。

不見黑板六個月了，這倒不覺得怎樣。只是看見教員桌上那個又大又圓的地球儀，滿屋裏矮小的桌子椅子，字跡很大的捲角的書：倏時將我喚回到十五年前去。而黑板上寫着的

$$\begin{array}{r} 35 \\ -15 \\ \hline 20 \\ +10 \\ \hline 30 \\ -18 \\ \hline 12 \\ \times 69 \\ \hline \end{array}$$

方程式。以及站在黑板前扶頭思索，將紛筆在手掌上亂畫的小朋友，我看着便覺得有種說不出的悵惘，窗外日影徐移，雖不是我在上課，而我呆呆的看着壁上的大鐘，竟有急盼放學的意思。

放學了，我正和教員談話，小朋友們圍攏來將我拉開了。保羅笑問我說，「你們那樓裏也有功課麼？」我說：「沒有，我們天天只是玩！」彼得笑歎道，「你真是幸運！」

他們也是休養着，却每天仍有四點鐘的功課。我出遊的工夫，只在一定的時間裏才能見着他們。

喚起我十五年前的事：慚愧，『三七二十一，四七二十八』的背乘數表等等，我已算熬過去，打過這一關來了！而回想半年前，厚而大的筆記本，滿屋滿架的參考書，教授們流水般的口講，……如今病好了，這生活還必須去過，又是憮然。

這生活還必須去過，不但人管，我也自管。『哀莫大於心死，』被人管的時候，傳遞小紙條偷說偷玩等事，還有工夫做。而自管的時候，這種動機竟絕然沒有。十幾年的訓練，使人絕對的被書本征服了！

小朋友，『幸運？』這兩字又豈易言？

(九) 機器與人類幸福

小朋友一定知道機器的用處和好處，就是省人力，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做很重大的工作。在山中閉居，沒有看見別的機器的機會。而山右附近的農園中的機器，已足使我讚歎。他們用機器耕地，用機器撒種，以至於刈割等等，都是機器一手經理。那天我特地走到山前去，望見農人坐在汽機上，開足機力，在田地上突突爬走。很堅實的地土，汽機過處，都水浪似的，分開兩邊。不到半點鐘工夫，很寬闊的一片，都已耕鬆了。

農人從衣袋裏掏出錶來看，便緩緩的振轉汽機，回到園裏去，我也自轉身。不知為何，竟然微笑，農人運用大機器，而小機器的錶，又指揮了農人。我覺得很滑稽！

我小的時候，家已牆外，一望都是麥地，耕種收割的事，是最熟見不過的了。農夫農婦

，汗流浹背的蹲在田裏，一鋤一鋤的掘，一鏟刀一鏟刀的割，我在旁邊看着，往往替他們吃力，又覺得遲緩的可憐！

兩下裏比起來，我確信機器是增進人類的幸福的工具。但昨天我對於此事又有點懷疑。昨天一下午，樓上樓下幾十個病人都沒有睡好！休息的時間內，山前耕的地汽機，軋軋的聲滿天地，酷暑的簷下，蒸爐一般熱的床上，聽着這單調而枯燥，振耳欲聾的鐵器聲，連續不斷，腦筋完全跟着他顛簸了，焦燥加上震動，真使人有瘋狂的傾向！

樓上下一片喃喃怨望家，却無法使這機器止住，結果我自己頭痛欲裂，樓下那幾個日夜發燒到一百零三，一百零四度的女孩子，我真替她們可憐。更不知她們煩惱到什麼地步！農人所節省的一天的工夫，和這幾十個病人，這半日精神上所受的痛苦和損失，比較起來，相差遠了！機器又似乎未必能增益人類的幸福。

想起幼年。我的書齋，只和麥地隔一道牆。假如那時的農人也用機器，簡直我的書不用念了！

這聲音直到黃昏才止息。我因頭痛，要出去走走，順便也去看看那害我半日不得休息的汽機。——走到田邊，看見三四個農人正站着躊躇，手臂都又在腰上，搖頭歎息。原來機器壞了，這座東西笨重的很。十個人也休想搬得動。只得明天再開一座汽機來拉他。

我一笑就回來了——

女伴都笑弗玲是個傻子。而她並沒有傻子的頭腦，她的話有的我很喜歡。她說，「和人談話真拘束，不如同小鳥小貓去談。他們不擾亂你，而且溫柔的靜默的聽你說。」

我常常看見她坐在櫻花下，對着小鳥，自說自笑，有時坐在廊上，撫着小貓，半天不動。這種行徑，我並不覺得討厭。也許就是因此，女伴才贈她以傻子的徽號，也未可知。

和人談話未必真拘束，但如同生人，大人先生等等，正襟危坐的談起來，却真不能說是樂事。十年來正襟危坐談話的時候，一天比一天的多，我雖也做慣了，但偶有機會，我仍想釋放我自己；這半年我就也常常做傻子了！

第一樂事，就是拔草喂馬。看着這龐然大物，溫馴的磨動他的鬆軟的大口，和齊整的大牙，在你手中吃嚼青草的時候，你覺得他有說不盡的嫵媚。

每日山後牛棚，拉着滿車的牛乳罐的那匹斑白大馬，我每日喂他，乳車停住了，駕車人往廚房裏搬運牛乳，我便慢慢的過去。在我跪伏在櫻花底下，披那十樣錦的葉子時候，他便側轉那狹長而良善的臉來看我，表示他的歡迎等待。我們漸漸熟識了，遠遠的看見我，他便抬起頭來。我相信我離開之後，他雖不會說話，他必每日的懷念我。

還有就是小狗了。那隻櫻色的，在我生分的時候，曾經嚇過我。那一天雪中遊山，出其不意在山頂遇見他。他追着我狂吠不止，我嚇得走不動。他看我嚇怔了，才住了吠，得了

勝利似的，垂尾下山而去。我看他走了，一口氣跑了回來，三夜沒有睡好，心脈每分鐘跳到一百五十下。

女伴告訴我，他是最可愛的狗，從來不咬人的。以後再遇見他，我先呼喚他的名字，他竟搖尾走過來。自後每次我遊山，他總是前前後後的跟着走。山林中雪深的時候，光景很冷靜，他總算助了我不少的膽子。

此外還有一隻小黑狗，尤其跳盪可愛，一隻小白狗，也很馴良。

我從來不十分愛貓，因為小貓很帶狡猾的樣子，又喜歡抓人。醫院中有一隻小黑貓；在我進院的第二天早起剛開了門，她已從門隙塞進來，一躍到我床上，悄悄的便伏在我的懷前，眼睛慢慢的閉上，很安穩的便要睡着。我最怕小貓睡時呼吸的聲音，我想推她，又怕她抓我。那幾天我心裏又難過，因此愈加焦燥，幸而看護婦不久便進來！我皺眉叫她抱出這小貓去。

以後我漸漸的也愛她了。她並不抓人，當她仰臥在草地上，用前面兩隻小爪，撥弄着玫瑰花葉，自驚自跳的時候，我覺得她充滿了活潑和歡悅。

小鳥是怎樣的玲瓏嬌小呵，在北京城裏，我只看見老鴉和麻雀。有時也看見啄木鳥。在此却是雪未化盡，鳥兒已成羣的來了。最先的便是青鳥，西方人以青鳥為快樂的象徵，我看最恰當不過。因為青鳥的鳴聲中，婉轉的報着春的消息。

知更雀的紅胸，在雪地上，草地上站着，都極其鮮明，小蜂雀更小到無可苗條，從花梢飛過的時候，竟要比花還小。我在山亭中有時抬頭瞥見，只屏息靜立，連眼珠都不敢動。我似乎恐怕將這弱不禁風的小仙子驚走了。

此外還有許多毛羽鮮麗的小鳥，我因找不出他們的名字，只得闕疑。早起朝日未出，已滿谷的起了輕美的歌聲。在朦朧的曉風之中，歌枕傾軋，使人心魂俱靜。春是鳥的世界，『以鳥鳴春』和『春眠不覺曉，處處聞啼鳥』這兩句話，我如今澈底的領略過了！

我們幕天席地的生涯之中，和小鳥相親愛。玫瑰和丁香叢中更有青鳥和知更雀的巢。那巢都是築得極低，一伸手便可觸到我常常去深望小鳥的家庭。而我却從不做偷卵捉雛等等，破壞他們家庭幸福的事。我想到我自己不過是暫時離家，我的母親和父親已這樣的牽掛。假如我被人捉去，關在籠裏，永遠不得回來呢，我的父親母親豈不心碎？我愛自己，也愛雛鳥，我愛我的雙親，我也愛雛鳥的雙親！

而且是怎樣有趣的事，你看小鳥破殼出來，很黃的小口，毛羽也很稀疏，覺得很醜。他們又極其貪吃。終日張口在巢裏啾啾的叫。累得他母親飛去飛回的忙碌。漸漸的長大了，他母親領他們飛到地上。他們的毛羽很蓬鬆，兩隻小腿蹣跚的走，看去比他們的母親還肥大。他們很傻的樣子，茫然的只跟着母親亂跳。母親偶然啄得了一條小蟲，他們便紛然的過去，啾啾的爭着吃，早起母親教給他們歌唱，母親的聲音極婉轉，他們的聲音，却很憨澀。這幾天來

，他們已完全的會飛了，會唱了，也知道自己覓食，不再累他們的母親了。前天我去探望他們時，這些雛鳥已不在巢裏，他們已築起新的巢了，在他們的父母的巢不遠的枝上。她們常常來看他們的父母的

還有蟲兒也是可愛的。藕合色的小蝴蝶；背着圓殼的蝸牛；嗡嗡的蜜蜂；甚至於水裏每夜亂唱的青蛙；在花叢中閃爍的螢蟲；都是極溫柔，極其孩氣的。你若愛他，他也愛你們。因為他們喜愛小孩子，大人們太忙，沒有工夫和他們玩。

## 南 歸

——貢獻給母親在天之靈

去年秋天，輯自海外歸來，住了一個多月又走了。他從上海十月三十日來信說：『：！今天下午到母親墓上去了，下着大雨。可是一到墓上，陽光立刻出來。母親有靈！我照了六張相片。照完相，雨又下來了。姊姊！上次離國時，母親在牀上送我，囑咐我，不想現在是這樣的了！……』

我的最小偏僻的海上飄泊的弟弟！我這篇南歸，早就在我心頭。在我筆尖上。只因爲要瞞着你，怕你在海外孤身獨自，無人勸解時，得到這震驚的消息，讀到這一切刺心刺骨的經過。我挽住了如瀾的狂淚，直待到你歸來，又從我懷中走去。在你重過飄泊的生涯之先，第一

次參拜了慈親的墳墓之後，我才來動筆！你心下一切都已雪亮了。大家顫慄相顧，都已做了無母之兒，海枯石爛，世界上慈憐溫柔的恩福，是沒有我們的份了！我雖然盡寫出這深悲極慟的往事，我還能在你們心上，加上多少痛楚？我還能在你們心中，加上多少痛楚？

現在我不妨解開血肉模糊的結束，重理我心上的創痕。把心血嘔盡，眼淚傾盡，和你們恣情開懷的一慟，然後大家飲泣收淚，奔向母親要我們奔向的艱苦的前途！

我依據着回憶所及，并參閱藻的日記，和我們的通信，將最鮮明，最靈活，最酸楚的幾頁，一直寫記了下來。我的握筆的手，我的筆兒，怎想到有這樣運用的一天！怎想到有這樣運用的一天！

前冬十二月十四日午，藻和我從城中歸來，客廳桌上放着一封從上海來的電報，我的心立刻震顛了。急忙的將封套拆開，上面是「……母親云，如決回，提前更好，」我念完了，抬起頭來，知道眼前一片是沉黑的了！

藻安慰我說：「這無非是母親想你，要你早些回去，決不會怎樣的。」我點點頭。上樓來脫去大衣，只覺得全身戰慄，如冒嚴寒。下樓用飯之先，我打電話到旅行社買船票。據說這幾天船隻非常擁擠，費須到十九日順天船上，才有艙位，而且還不好。我說無論如何，我是走定了。即使是豬圈，是狗窩，只要能把我渡過海去，——我也要蹲伏幾宵——就這樣的定下了船票。

夜裏如同睡在冰穴中，我時時驚躍。我知道假如不是母親病的危險，父親決不會在火車斷絕，年假未到的時候，催我南歸。他擬這電稿的時候，雖然有萬千的斟酌使詞氣緩和，而背後隱隱的着急與悲哀是掩不住的——蕩用了無盡的言語來溫慰我；說身體要緊，無論怎樣，在路上，在家裏，過度的悲哀與着急，都與自己母親是無益有害的。這一切我也知道，便飲淚收心的睡了一夜。

以後的幾天，便消磨在收拾行裝，清理剩餘手續之中。那幾天又特別的冷。朔風怒號，樓中沒有一絲暖氣，晚上藻和我總是強笑相對，而心中的怔忡，孤懸，恐怖，依戀，在不語無言之中，只有鐘和燈知道了！

杰還在學校裏，正預備大考。南歸的消息，縱不能瞞他，而提到母親病的推測，我們在他面前，總是很樂觀的。因此他也還坦然。天曉得，弟弟們都是出乎常情的信賴我。他以為姊姊一去，母親的病是不會成問題的。可憐的孩子，可祝福的無知的信賴！

十八日的下午四時二十五分的快車，藻送我到天津。這是我們蜜月後的第一次同車，雖然仍是默默的相挨坐着，而心中的甜酸苦樂，不大不同了！窗外是凝結的薄雪，窗隙吹進砭骨的冷風。斜日黯然，我已經覺得腹痛。怕藻着急，不肯說出，又知道說了沒用，只不住的喝熱茶。七點多鐘到天津，下了月臺，我已痛得走不動了，好容易掙出站來，坐上汽車，逕到國民飯店，開了房間，我一直便躺在床上。藻站在牀前，眼光中露出無限的驚惶，『你又

病了？」我呻吟着點一點頭。——我以後才發現這病是慢性的盲腸炎。這病根有十年了，一年要發作一兩次。每次都是痛徹心腑，痛得有時延長至十二小時。行前爲預防途中復發起見，曾在協和醫院仔細驗過，還看不出來。直到以後從上海歸來，又患了一次，醫生才絕對的肯定，在協和開了刀，這已是第二年的事了。——

這夜的痛苦，是逐秒逐分的加緊，直到夜中三點。我神志模糊之中，只覺得自己在牀上起伏坐臥，嘔吐，呻吟，連藻的存在都不知道了。中夜以後，才漸漸的緩和。轉過身來對坐在牀邊拍撫着我的藻，作頹乏的慘笑。他也強笑着對我搖頭不叫我言語。慢慢的替我卸下大衣，嚴嚴的蓋上被。我覺得剛一閉上眼，精魂便飛走了！

醒來眼裏便滿了淚，病後的疲乏，臨別的依戀，眼前旅行的辛苦，到家後可能的恐怖的事實，都到心上來了。對牀的藻，正做着可憐的倦夢。一夜的勞瘁，我不忍喚醒他，望着窗外天津的黎明，依舊是冷酷的陰天！我思前想後，除了將一切交給上天之外，沒有別的方法了！

這一早晨，我們又相倚的坐着。船是夜裏十時開，藻不能也不敢說出不讓我走的話，流着淚告訴我：『你病得這樣！我是個窮孩子，忍心的丈夫。我不能陪你去，又不能替你預備下好艙位。我讓你自己在這時單身走！……』他說着哽咽了，我心中更是甜酸苦辣，不知怎麼好，又沒有安慰他的精神與力量，只有無言的對泣。

還是藻先振起精神來，提議到梁任公家裏，去訪他的女兒周夫人。我無力的贊成了。到那裏蒙他們夫婦邀去午飯。席上我喝了一杯白蘭地酒，覺得精神較好。周夫人對我提到她去年的回國，任公先生的病以及他的死。悲痛沉摯之言，句句使我聞之心驚膽躍最後實在坐不住，掙扎着起來謝了主人。發了一封報告動身的電報到上海，兩點半鐘便回藻上了順天船。房間是特別官艙，出乎意外的小！又有大烟囪從屋角穿過。上舖已有一位廣東太太佔住，箱兒篋子，堆滿了一屋。幸而我行李簡單，只一付臥具，一個手提箱。藻替我鋪好了牀，我便彎曲着躺下。他也蹣伏着坐在牀邊。門外是笑罵聲，叫賣聲，喧嘩聲，爭競聲；雜着油味，垢膩味，煙味，鹹味，陰天味：一片的擁擠，窒塞，紛擾，叫囂！我認住呼吸，閉着眼睛。藻的眼淚落在我的臉上：『愛，我恨不能跟了你去！這種地方豈是你受得了的！』我睜開眼，握住他的手，『不妨事，我原也是人類中之一！』

直挨到夜中九時，煙囪旁邊的橫牀上，又來了一位女客，還帶着一個小女兒，屋裏更加緊張擁擠了，我坐了起來，攏一攏頭髮，告訴藻，『你走罷，我也要睡一歇，這屋裏實在沒有轉身之地了！』因着早晨他說要坐三等車回北京去，又再三的囑咐他，『天氣冷，三等車上沒有汽爐，還是不坐好。和我同甘苦，并不在於這情感用事上面！』他答應了我，便從萬聲雜沓之中擠出去了。

——到滬後，得他的來信說：『對不起你，我畢竟是坐了三等車。試想我看着你那樣走

的，我還有什麼心腸求舒適？即此，我還覺得未曾分你的辛苦於萬一！更有一件可喜的事，我將剩下的車費在市場的舊書攤上，買了幾本書了……」

這幾天的海口，窗外只看見唐沽的碎裂的冰塊，和大海的洪濤。人氣蒸得模糊的窗眼之內，只聽得人們的嘔吐。飯廳上，茶房連疊聲叫『吃飯咧！』以及海客的談說事聲，沸睡聲。這一百多鐘頭之中，我已置心身於度外，不飲不食，只求能睡。並不敢想到母親的病狀。睡不着的時候，只瞑目遐思夏日蜜月旅行中之西湖莫干山的微藍的水，深翠的竹，以求超脫眼前緊張景況於萬一！

二十二日下午，船緩緩的開進吳淞口，我趕忙起來梳頭著衣，早早的把行裝收拾好。上海仍是陰天！我推測着數小時到家後可能的景況，心靈上只有戰慄，只有祈禱！江上的風吹得蕭蕭地，寒星般的船樓頭的燈火，照映在黃昏的深黑的水上，畫出彎顛的長紋。晚六時，船才緩緩的停在浦東。我又失望，又害怕，孤身旅行，這還是第一次。這些海盜似的脚夫和接水，我連和他們說話的膽量都沒有，只把門緊緊的關住，等候家裏的人來接。直等到七時半，客人們都已散盡，連茶房都要下船去了。無可奈何，才開門叫住了一個旅行社的接客，請他照應我過江。

我坐在顛簸的擺渡上，在水影燈光中，只覺得不時搖過了黑而高大的船舷下，又越過了幾隻橫渡的白篷帶號碼的小船。在料峭的寒風之中，淋漓精溼的石塔上，踏上了外灘。大街

樓頂廣告上的電燈聯成的字，仍舊追逐閃爍着，電車仍舊是隆隆不絕的往來的走着。我又已到了上海！萬分昏亂的登上旅行社運箱子的汽車，連人帶箱子從幾個又似迅速又似疲緩的轉彎中，便到了家門口。

按了鈴，元來開門。我頓一句話，是『太太好了麼？』他說，『好一點了。』我顧不得說別的，便一直往樓上走，父親站在樓梯的旁邊接我。走進母親屋裏，華坐在母親床邊，看見我站了起來。小菊倚在華的膝旁，含羞的水汪汪的眼睛直望着我，我也顧不得抱她，我俯下身去，叫了一聲『媽！』看母親時，真病得不成樣子了！所謂『骨瘦如柴』者，我今天才理會得！比較兩月之前，她彷彿又老了二十歲。額上似乎也黑了。氣息微弱到連話也不能說一句，只用悲喜的無主的眼光看着我……

父親告訴我電報早接到了。涵帶着苑從下午五時便到碼頭去了，不知為何沒有接着。這時小菊在華的推挽裏，撲到我懷中來，叫了一聲姑姑。小臉比從前豐滿多了，我抱起她來，一同伏到母親的被上。這時我的眼淚再也止不住了，趕緊回頭走到飯廳去。

涵不久也回來了，臉凍得通紅——我這時方覺得自己的腿腳，也是冰塊一般的僵冷。——據說是在外灘等到七時。急得不耐煩，惱到船公司去問，公司中人待答不理的說：『不知船停在那裏，也許是沒有到罷！』他只得轉了回來。

飯桌上大家都默然。我略述這次旅行的經過，父親凝神看着我，似乎有無限的過意不去

。華對我說發電叫我以後，才告訴母親的，只說是我自己要來，母親不言語，過一會子說：『可憐的，她在船上也許時刻提心吊胆的想到自己是沒有娘的孩子！』

飯後爾華夫婦回到自己的屋裏去。我同父親坐在母親的床前，母親半閉着眼，我輕輕的替她拍撫着，父親悄聲的問：『你看母親怎樣？』我不言語，母親也默然，片晌，歎口氣說：『我也看着不好，所以打電報叫你，我真覺得四無依傍——我的心都碎了！……』

此後的半個月，都是侍疾的光陰了。不但日子不記得，連晝夜都分不清楚了！一片相連的是母親仰臥的瘦極的睡容；清醒時低弱的語聲和憔悴的微笑；窗外的陰鬱的天；壁爐中發爆的煤火；淒絕靜絕的半夜爐台上滴答的鐘聲；黎明時四壁黯然的灰色；早晨開窗小立時濛濛的朝霧！在這些和淚的事實之中，我如同一個無告的孤兒。獨自赤足拖踏過這萬重火焰！

在這一片昏亂迷糊之中，我只記得侍疾的頭幾天，我是每天晚上八點就睡，十二點起來，直至天明。起來的時候，總是很冷。爾和華摩擦着憂愁的倦眼，和我交替。我站在壁爐邊穿衣裳，母親慢慢的側過頭來說，『你的衣服太單薄了，不如穿上我的黑綢駝絨袍子，省得凍着！』我答應了，她又說，『我去年頭一次見藻，還是穿那件袍子呢。』

她每夜四時左右，總要出一次冷汗，出了汗就額上冰冷。在那時候，總要喝南棗北麥湯，據說是止汗滋補的。我恐她受涼，又拖她縫了一塊長方的白絨布，輕輕的圍在額上。母親閉着眼微微的笑說，『我像觀世音了。』我也笑說，『也像聖母呢！』

因着骨痛的關係，她躺在床上，總是不能轉側。她瘦得只剩一把骨了，褥子嫌太薄，被又嫌太重。所以褥子底下，墊着許多棉花枕頭，鴨絨被等，上面只蓋着一層薄薄的絲綿被頭。她只仰着臉在半靠半臥的姿勢之下，過了我和她相親的半個月，可憐的病弱的母親！

夜深人靜，我偎臥在她的枕旁。若是她精神較好，就和我款款的談話，語音輕得似天半飄來，在半朦朧半追憶的神態之中，我看她的石像似的臉，我的心緒和眼淚都如潮湧上。她談着她婚後的陰離和甜蜜的生活。談到幼年失母的苦況，最後便提到她的病。她說，「我自少千災百病的，你父親常說，『你自幼至今吃的藥，總集起來，够開一間藥房的了。』真是我萬想不到，我會活到六十歲！男婚女嫁，大事都完了。人家說，『久病床前無孝子，』我這次病了五個月，你們真是心力交瘁！我對於我的女兒，兒子，媳婦，沒有一毫的不滿意。我只求我快快的好了，再享兩年你們的福……」我們心力交瘁，能報母親的恩慈於萬一麼？母親這種過分愛憐的話語，使聽者傷心得骨髓都碎了！

如天之福，母親臨終的病，並不是兩月前的骨瘋。可是她的老病「胃痛」和「咳嗽」又回來了。在每半小時一吃東西之外，還不住的要服藥，如「胃活」「止咳丸」之類。而且服量要每次加多。我們知道這些藥品都含有多量的麻醉性的，起先總是竭力阻止她多用。幾天以後，爲着她的不能支持的痛苦，又漸漸的知道她的病是沒有痊癒的希望。只得咬着牙，忍着心腸，順着她的意思，狂下這種猛劑，節節的暫時解除她突然襲擊的苦惱。

此後她的精神愈加昏弱了，日夜在半醒不醒之間。卻因着咳嗽和胃痛，不能睡得沉穩。總得由涵用手用力的替她揉着，並且用半催眠的方法，使她入睡。十二月二十四夜，是基督降生之夜。我伏在母親的床前，終夜在祈禱的狀態之中！在人力窮盡的時候，宗教的倚天祈命的高潮，淹沒了我的全意識。我覺得我的心香一縷勃勃上騰，似乎是哀求聖母，體卹到嬰兒愛母的深情，而賜予我以相當的安慰。那夜街上的歡呼聲，爆竹聲，隔窗看見我們外國鄰人的燈彩輝煌的聖誕樹，孩子們快樂的歌唱跳躍，在我淚眼模糊之中，都是針針的刺痛！

半夜裏父親低聲和我說，『我看你母親的身後一切該預備了。舊式的種種規矩，我都不懂。而且我看也沒有盲從的必要。關於安葬呢——你想還回到故鄉去麼？山遙水隔的，你們輕易回不去，年深日久，倒荒涼了，是不是？不過這須探問你母親的意思。』我說，『父親說出這話來，是最好不過的了。本來這些迷信禁忌的辦法，我們所以有時曲從，都是不忍過拂老人家的意思。如今父親既不在乎這些，母親又是個最新不過的人。假使一切禁忌都有後驗，只要母親身後的事能舒舒服服的辦過去，千災五毒，都臨到我們四個姊弟身上，我們也是甘心情願的！』

——第二天我們便託了一位親戚到萬國殯儀館接洽一切。鋼棺也是父親和我親自選定的。這些以後在我寄藻和杰的信中，都說得很詳細。——

這樣又過了幾天。母親有時稍好，微笑的躺着。小菊爬到枕邊，捧着母親的臉叫『奶奶』。

。』華和我坐在床前。談到秋天母親骨痛的時候，有時躺在床上休息，有時坐在廊前大椅上曬太陽，旁邊几上總是供着大瓶菊花母親說，『是的，花朵兒是越看越鮮，永遠不使人厭倦的，病中陽光從窗外進來，照在花上，我心裏便非常的歡暢！』母親這種愛好天然的性情，在最深的病苦中，仍是不改。她的骨痛，是由指而臂，而肩背，而膝骨，漸漸下降，全身僵痛，日夜如在桎梏之中，偶一轉側，都痛徹心腑。假如我是她，我要痛哭，我要狂呼，我要咒詛一切，棄擲一切。而我的最可敬愛的母親，對於病中的種種，仍是一樣的接受，一樣的溫存。對於兒女，沒有一句性急的話語，對於奴僕，却更加一倍的體卹慈憐。對於這些無情的自然，如陽光，如花卉，在她的病的靜息中，也加倍的溫煦馨香。這是上天賜予，惟有她配接受享用的一段恩福！

我們知道母親決不能過舊歷的新年了，便想把陽歷的新年，大大的點綴一下。一清早起來，先把小菊打扮，穿上大紅緞子棉袍，抱到床前，說給奶奶拜年。桌上擺上兩盤大蜜橘，爐台上的水仙花管，都用紅紙條束起。又買了十幾盞小紅紗燈，掛在床角上，爐台邊，電燈下。我們自己也略略的粧扮了，——我那時已經有十天沒有對鏡梳掠了！我覺得平常過年，我們還沒有這樣的起勁！到了黃昏我將十幾盞紗燈點起掛好之後，我的眼淚，便不知是從那裏來的，一直流個不斷了！

有誰經過這種的痛苦？你的最愛的人。抱着最苦惱的病，要在最短的時間內從你的腕上

臂中消逝；同時你要伴歡詭笑的在旁邊伴着，守着，看着，一分一秒的愛惜恐懼着這同在的光陰！這樣的生活，能使青年人老，老年人死，在天堂上的人，下了地獄！世間有這樣痛苦的人呵，你們都有了我的最深極厚的同情！

裁縫來了，要我做母親裝裏的衣裳。我悄悄的把他帶到三層樓上。母親平時對於穿著，是一點不肯含糊的。好的時候遇有出門，總是把要穿的衣服，比了又比，看了又看，熨了又熨。所以這次我對於母親的喜衣的材料，顏色，式樣，尺寸，都不厭其詳的叮嚀囑咐了。告訴他都要和好人的衣裳一樣的做法。若含糊了要重做的。至於外面的袍料，帽子，襪子，手套等，都是我偷出睡覺的時間來，自己去買的。那天上海冷極，全市如冰。而我的心靈，更有萬倍的僵凍！

回來脫了外衣，走到母親跟前。她今天又略好了些，問我，「睡足了麼？」我笑說，「睡足了。」因又談起父親的生日快到了。——陽歷一月三日，陰歷十二月四日——父親是在自己生日那天結婚的。因着母親病了，父親會說過不做生日。而父母親結婚四十年的紀念，我們却不能不慶祝。這時父親涵華等都在床前大家湊趣談笑。我們便故作嬌癡的伴問母親做新娘時的光景。母親也笑着，眼裏似乎閃爍着青春的光輝。她告訴我們結婚的儀式，贈嫁的粧奩，以及佳禮那天怎樣的被花冠厭得頭痛。我們都笑了。爬在枕邊的小菊看見大家笑，也莫名其妙的大聲嬌笑。這時，眼前一天的悲懷。似乎都忘却了。

第二天晚上爲父親煖壽。這天母親又不好，她自己對我說：『我這病恐怕不能好了，我從前看彈詞，每到人臨危的時候總是說「一日輕來一日重，一日添症八九分。」便是我此時的景象了。』我們都忙笑着解釋，說是天氣的關係，今天又冷了些。母親不言語。但她的咳嗽，愈見艱難了，吐一口痰，都得有人使勁的替她按住胸口。胃痛也更劇烈了，每次痛起，面色慘變。——晚上，給父親拜壽的子姪輩都來了。涵和華忙着在樓下張羅。我仍舊守在母親旁邊。母親不住催我，快攏攏頭，換換衣服，下樓去給父親拜壽。我含淚答應了。草草的收拾畢，下得樓來，只見見壽堂上紅燭輝煌，父親坐在上面，右邊並排放着一張空椅子。我一跪下，眼淚突然的止不住了，一翻身趕緊就上樓去。大家都默然相視無語。

夜裏母親忽然對我提起她自己兒時侍疾的事了，『你比我有福多了，我十四歲便沒了母親！你外祖母是癆病，那年從九月九臥床，就沒有起來。到了臘八就去世了。病中都是你舅舅和我輪流伺候着。我那時還小，只記得你外祖母半夜噓了氣，你外祖父便叫老媽子把我背到前院你叔祖母那邊去了。從那時起，我便是沒娘的孩子了。』她歎了一口氣，『臘八又快到了。我那時真不知說什麼好。母親又說：『杰還不回來——算命的說我只有兩孩子送終，有你和涵在這裏，我也滿意了。』

父親也坐在一邊，慢慢的引她談到生死，談到故鄉的塋地。父親說：『平常我們所說的「狐死首邱，」其實也不是……』母親便接着說，『其實人死了，只剩一個軀殼，丟在那裏

都是一樣。何必一定要千山萬水的運回去，將來餬口四方的子孫們也照應不着。」

現在回想，那時母親對於自己的病勢，似乎還模糊。而我們則已經默曉了。在輪替休息的時間內，背着母親，總是以眼淚洗面。我知道我的枕頭永遠是溼的。到了時候，走到母親面前，却又強笑着，談些不要緊的寬慰的話。涵從小是個渾化的人。往常母親病着，他并不会怎樣的小心伏侍。這次他却使我有無限的驚奇！他靜默得像醫生，體貼得像保姆。我在旁靜守着，看他喂橘汁，按摩，那樣子不像兒子伏侍母親，竟像父親調護女兒！他常對我說，「病人最可憐，像小孩子，有話說不出來。」他說着眼眶便紅了。

這使我如何想到其餘的兩個弟弟！杰是夏天便到唐沽工廠實習去了。母親的病態，他算是一點沒有看見。楫是十一月中旬走的。海上漂流，明年此日，也不見得會回來。母親對於楫，似乎知道是見不着了，並沒有怎樣的念道他。却常常的問起杰，「年假快到了，他該回來了罷？」一天，纔問起三四次，到了末幾天，她說，「他知道我病，不該不早日！做母親的一生一世的事，……」我默然。母親那裏知道可憐的杰，對於母親的病遠一切豪在鼓裏呢！十二月三十一夜，除夕。母親自己知道不好，心裏似乎很着急，一天對我說了好幾次，「到底請個大醫生來看一看，是好的壞，也叫大家定定心」其實那時隔一兩天，總有醫生來診。照樣的打補針，開止咳的藥，母親似乎膩煩了。我們立刻商量去請V大夫，是上海最有名的德國醫生，秋天也替她看過的。到了黃昏，大夫來了。我接了進來，他還認得我們，點

首微笑。替母親聽聽肺部，又慢慢的扶她躺下，便走到桌前，我顫聲的問，『怎麼樣？』他回頭看了看母親，『病人懂得英文麼？』我搖一搖頭，那時心膽已裂！他低聲說，『沒有希望了，現時只圖她平靜的度過最後的幾天罷了！』

本來是我們意識中極明瞭的事，却經大夫一說破，便似乎全幕揭開了。一場悲慘的現象，都跳躍了出來！送出大夫，在甬道上，華和我都哭了，却又趕緊的彼此解勸說，『別把眼睛哭紅了，回頭母親看出，又惹她害怕傷心。』我們拭了眼淚，整頓起笑容，走進屋裏，到母親床前說，『醫生說不妨事的，只要能安心靜息，多吃東西，精神健朗起來，就慢慢的會好了。』母親點一點頭，我們又說，『今夜是除夕，明天過新歷年，大家守歲罷。』

領略人生，可是一件容易事？我曾說過種種無知，癡愚，狂妄的話語，我說，『我願遍嘗人生中的各趣，人生中的各趣，我都願遍嘗。』又說，『領略人生，要如滾針氈，用血肉之軀，去遍挨遍嘗，要他針針見血。』又說，『哀樂悲歡，不盡其致時，看不出生命之神祕與偉大。』其實所謂之『神祕』『偉大』，都是未經者理想企望的言詞；過來人自欺解嘲的話語！我甯可做一個麻木，白癡，渾噩的人，一生在安樂，卑怯，依賴的環境中過活。我不願知神祕，也不必求偉大！

話雖如此，而人生之逼臨，如狂風驟雨。除了低頭閉目戰慄承受之外，沒有半分方法。待到雨過天青，已另是一個世界。地上只有衰草，只有落葉，只有曾經風雨的凋零的軀殼與

心靈。霎時前的濃郁的春光，已成隔世！那時你反要自詭！你會有何福德，能享受了從前種種怡然暢然，無識無憂的生活！

我再不要領略人生，也更不要領略如那一年一月一日之後的人生！那種心靈上慘痛，臉上含笑的生活，曾碾我成微塵，絞我為液汁。假如我能為力，當自此斬情絕愛，以求免重過這種的生活，重受這種的苦惱！但這又有誰知道！

一月三日，是父親的正壽日，早上便由我自到市上，買了些零吃東西，如果品，點心，薰魚，燒鴨之類。因為我們知道今晚的筵席，只為的是母親一人。吃起整桌的菜來，是要使她勞乏的。到了晚上，我們將紅燈一齊點起，在她床前，擺下一個小圓桌，桌上滿滿的分佈着小碟小盤；一家子團團的坐下。把父親推坐在母親的旁邊，笑說，「新郎來了。」父親笑着，母親也笑了！她只嘗了一點菜，便搖頭叫「撤去罷，你們到前屋去痛快的吃，讓我歇一歇。」我們便把父親留下，自己到前頭匆匆的胡亂的用了飯。到我回來，看見父親倚在枕邊。母親朦朧朧的似乎睡着了。父親眼裏滿了淚！我知道他覺得四十年的春光，不堪回首了！

如此過了兩夜。母親的痛苦，又無限量的加增了。肺部狂熱，無論多冷，被總是搥在胸下，爐火的火焰，也隔絕不使照在臉上。（這總使我想小青傳中之「痰灼肺然，見粒而嘔」兩語）每一轉動，都喘息得接不過氣來。大家的恐怖心理，也無限量的緊張了。我只記得

我日夜口裏只誦祝着一句祈禱的話，是：『上帝接引這純潔的靈魂！』這時我反不願看母親多延日月了只求她恬靜平安的解脫了去！到了夜半，我仍半跪半坐的伏在她床前，她看着我喘息着說：『辛苦你了……等我的事情過去了，你好好的睡幾夜，便回到北京去，那時什麼事都完了。』母親把這件大事說得如此平凡，如此穩靜！我每次回想，只有這幾句話最動我心！那時候我也不敢答應，喉頭已被哽咽塞住了！

張媽在旁邊，撫慰着我，母親似乎又入睡了。張媽坐在小檯上，悄聲的和我談話，她說，『太太永遠是這樣疼人的，秋天養病的時候，夜裏總是看通宵的書，叫我只管睡去。半夜起來，也不肯叫我。我說，「您可別這樣自己掙扎，回頭摔着不是玩的，」她也不聽。她到天亮才能睡着，到了少奶奶抱着菊姑娘過來，才又醒起。』

談到母親看的書，真是比我們家裏什麼人的都多，從小說，彈詞，到雜誌，報紙，新的，舊的，創作的，譯述的，她都愛看。平常好的時候，天天夜裏，不是做活計，就是看書。總到十一二點才睡，晨興絕早，梳洗完畢，刀尺和書，又上手了。她的針線匣裏，總是有書的。她看完又喜歡和我們談論，新穎的見解，總使我們驚奇。有許多新名詞，我們還是先從她口中聽到的，如「普羅文學」之類。我常默然自慚，覺得我們在新智識上反像個遺少，做了落伍者！

一月五夜，父親在母親床前。我困倦已極，側臥在父親床上打盹，被母親呻吟聲驚醒。

似乎母親和父親大聲爭執，我趕緊起來，只聽見母親，「你行行好罷，把安眠藥遞給我，我實在不願意再俄延了！」那時母親輾轉呻吟着，面紅氣喘。我知道她的痛苦，已達極點！她早就告訴過我，當她骨痛的時候，曾私自寫下安眠藥名，藏在袋裏，想到了痛苦至極的時候，悄悄的叫人買了，全行服下，以求解脫——這時我急忙走到她面前，萬般的勸說哀求。她搖頭不理我，只看着父親。父親呆站了一會，回身取了藥瓶來，倒了兩丸，放在她嘴裏。她連連使勁搖頭，喘息說：「你也真是……又不是今後就見不着了！」這句話如同興奮劑似的，父親眉頭一皺，那慘肅的神宇，使我起慄。他猛然轉身，又放了幾粒藥丸在她嘴裏。我神魂俱失，飛也似的過去攀住父親的臂兒，已來不及了！母親已經吞下藥，閉上口，垂目低頭，彷彿要睡，父親頽然坐下，頭枕在她肩旁，淚下如雨，我跪在床邊，欲呼無聲，只緊緊的牽着父親的手，凝望着母親的睡臉。四周慘默，只有時鐘滴々の聲音，那時是夜中三點，我和父親戰慄着相倚至晨四時。母親睡容慘淡，呼吸漸漸急促，不時的乾咳，仍似日間那種咳不出來的光景，兩臂向空抱捉。我急忙悄悄的去喚醒華和涵，他們一齊驚起，睡眼朦朧的走到床前，看見這景象，都急得哭了，華便立刻要去請大夫，要解藥，父親含淚搖頭。涵過去抱着母親，替他撫着胸口。我和華各抱着她一隻手，不住的在她耳邊輕輕的喚着，母親如同失了知覺似的，垂頭不答。在這種狀態之下，延至早晨九時。直到小菊醒了，我們抱她過來爬到母親床上，教她抱着母親的頭，搖撼着頻頻的喚着『奶奶。』她喚了有幾十聲，在她將

要急哭了的時候，母親的眼皮，微微一動，我們都躍然驚喜，圍攏了來，將母親輕輕的扶起。母親仍是朦朦朧朧的，只眼皮不時的動着，在這種狀態之下，又延至下午四時。這一天的功夫，我們也沒有梳洗，也不飲食，只圍在床前，懸空掛着恐怖希望的心，這一天比十年還要長，一家裏連雀鳥都住了聲息！

四時以後母親才半睜開眼，長呻了一聲，說『我要死了！』她如同從濃睡中醒來一般，抬眼四下裏望着，對於她服安眠藥一事，似乎全不知道。我上前抱着母親，說『母親睡得好罷？』母親點點頭，說『餓了！』大家趕緊將久炖在爐上的雞汁端來。一匙一匙的送在她嘴裏。她喝完了又閉上眼休息着，我們才歡喜的放下心來，那時才覺得飢餓，便輪流去吃飯。

那夜我倚在母親枕邊，同母親談了一夜的話，這便是三十年來末一次的談話了！我說話多，母親大半是聽着，那時母親已經記起了服藥的事，我款款的說，『以後無論怎樣，不能再起這個服藥的念頭了！母親那種咳不出來，兩手抓空的光景，別人看着，難過不忍得肝腸都斷了。涵弟直哭着說『可憐母親不知是要誰？有多少話說不出來！』連小菊也都急哭了。母親看……』母親聽着，半晌說，『我自己一點不覺得痛苦，只如同睡了一場大覺。』

那夜，輕柔得像湖水，隱約得像煙霧，紅燈罩着溫暖的光。父親倦乏之餘，睡得十分甜美，母親精神似乎又好，又是微笑的聖母般的瘦白的臉。如同母親死去復生一般，喜樂充滿了我的四肢。我說了無數的懸凝的話；我說着我們歡樂的過去，完全的現在，繁衍的將來，

在母親迷糊的想像之中，我建起了七寶莊嚴之樓閣。母親喜悅的聽着，不時的參加兩句。……到此我要時光倒流，我要詛咒一切，一逝不返的天色已漸漸的大明了！

一月七晨，母親的痛苦已到了終極了！她厲聲的拒絕一切飲食。我們從來不曾看見過母親這樣的聲色，覺得又害怕，又膽怯，只好慢慢輕輕的勸說，她總是閉目搖頭不理，只說，『放我去罷，叫我多捱這幾天痛苦做什麼！』父親驚醒了，起來勸說也無效。大家只能圍站在床前，看着她苦痛的顏色，聽着她悲慘的呻吟！到了下午，她神志漸漸昏迷，呻吟的聲音也漸漸微弱，醫生來看過，打了一個安眠止痛的針。又撥開他的眼瞼，用手電燈照了照，她的光已似乎散了！

這時我如同癡了似的。一下午只兩手抱頭，坐在爐前，不言不動，也不到母親跟前去。只涵和華兩個互相依傍的，戰慄的，在床邊坐着。涵不住的剝着橘子，放在母親嘴裏，母親閉着眼都吸嚥了下去。到了夜九時，母親臉色更慘白了。頭搖了幾搖，呼吸漸漸急促。涵連忙喚着父親。父親跪在床前，抱着母親在腕上。這時我才從爐旁慢慢的回過頭來，淚眼模糊裏，看見母親鼻子兩邊的肌肉，重重的抽縮了幾下，便不動了。我突然站起過去，抱住母親的臉，覺得她鼻尖已經冰涼，涵俯身將他的銀錶，輕輕的放在母親鼻上，戰戰的拿起一看，錶壳上已沒有了水氣。母親呼吸已經停止了。他突然回身，兩臂抱着頭大哭起來。那時正是一月七夜九時四十五分。我們從此是無母之人了，嗚呼痛哉！

關於這以後的事，我在一月十一晨寄給藻和杰的信中，說的很詳細，照錄如下：

『親愛的杰和藻：

我在再四思維之後，才來和你們報告這極不幸極悲痛的消息。就是我們親愛的母親，已於正月七夜與這苦惱的世界長辭了！她並沒有多大的痛苦，只如同一架極玲瓏的機器，走的日子多了，漸漸停止。她死去時是那樣的柔和，那樣的安靜。那快樂的笑容，使我們竟不敢大聲的哭泣，彷彿恐怕驚醒她一般。那時候是夜中九時四十五分，那日是陰歷臘八。也正是我們的外祖母，她自己親愛的母親，四十六年前離世之日！

至於身後的事呢，是你們所想不到的那樣莊嚴，清貴，簡單，當母親病重的時候，我們已和上海萬國殯儀館接洽清楚，在那裏預備了一具美國的鋼棺。外面是銀色凸花的，內層有整塊的玻璃蓋子，白綾捏花的裏子，至於衣衾鞋帽一切，都是我去備辦的，件數不多，却和生人一般的齊整講究。……

經過是這樣：在母親辭世的第二天早晨，萬國殯儀館便來一輛汽車，如同接送病人的臥車一般，將遺體運到館中。我們一家子也跟了去，當我們在休息室中等候的時候，他們在樓下用藥水灌洗母親的身體。下午二時已收拾清楚，安放在一間紫色的屋子裏，用花圈繞上，旁邊點上一對白燭。我們進去時，肅然的連眼淚都沒有了！堂中莊嚴，如入寺殿，母親安穩的仰臥在矮長榻之上：深棕色的錦被之下，臉上似乎由他們略用些美容術，覺得比尋常還好

看。我們俯下去偎着母親的臉，只覺冷徹心腑，如同石膏製成的慈像一般！，我們開了門，親友們上前行禮之後，便輕輕將母親舉起，又安穩的裝入棺內，放在白綾簇花的枕頭上，齊肩罩上一床紅緞繡花的被，蓋上玻璃蓋子，棺前仍舊點着一對高高的白蠟，紫絨的桌單下立着一個銀十字架。母親慈愛純潔的靈魂，長久依傍在上帝的旁邊了！

五點多鐘諸事已畢，計自逝世至入殮，才用十七點鐘。一切都靜默，都莊嚴，正合母親的身分。客人散盡，我們回家來，家裏已灑掃清楚。我們穿上灰衫，繫上白帶，為母親守孝。家裏也沒有靈位，只等母親放大的相片送來後，便供上鮮花和母親愛吃的果子，有時也焚上香，此外每天早晨合家都到殯儀館，圍立在棺外，隔着玻璃蓋子瞻仰母親如睡的面容！

這次辦的事，大家親友都贊成，都豔羨，以為是沒有半分糜費。我們想母親在天之靈一定會喜歡的。異地各戚友處都已用電報通知。楫弟那裏，因為遠在海外，環境不知怎樣，萬一他若悲傷過度，無人勸解，可以暫緩告訴。至於杰弟，因為你病，大考又在即。我們想來想去終以為恐怕這消息是終久瞞不住的，倘然等你回家以後，再突然告訴，恐怕那時突然的悲痛和失望，更是難堪。杰弟又是極懂事極明白的人。你是母親一塊肉，愛惜自己，就是愛母親，在考試的時候，要鎮定，就凡事就序，把書考完再回來，你別忘了你仍舊是能看見母親的！

我們因為等你，定二月二日開弔，三日出殯。那萬國公墓是在虹橋路，草樹蔥蘢，地方

清曠，同公園一般。上海又是中途，無論我們下南上北，或是到國外去，都是必經之路，可以隨時參拜，比回老家去好多了。

藻呢，父親和我都十二分希望他還能來，母親病時曾說，「我的女婿，不知我還能見着他否？」你如能來，還可以見一見母親。父親又愛你，我悲痛中有你在，是個安慰。不過我顧念到你的經濟問題，一切由你自己斟酌。

這事的始末是如此了。涵仍在家裏，等出殯後再上南京。我們大概是都上北京去。爲的是父親離我們近些，可以照應。杰弟要辦的事很多，千萬要愛惜精神，遏抑感情，儲蓄力量。這方是孝。你看我寫這信時何等安靜，穩定！杰弟是極有主見的人，也當如此，是不是？此信請留下，將來寄棹！

我這封信雖然寫的很鎮定，而實際上感情的掀動，並不是如此！一月七夜，九時四十五分以後，在茫然昏然之中，涵，華和我都很早就寢。似乎積勞成倦，睡得都很熟只有父親和幾個表兄弟在守着母親的遺體，第二天早起，大家亂烘烘的從三層樓上，取下預備好的綢白衫；穿罷相顧，不禁失聲！下得樓來，又看見飯廳桌上，擺着廚師父從早市帶來的一筐密橘——是我們昨天黃昏，在廚師父回家時，吩咐他買回給母親吃的，才有多少時候？密橘買來，母親已經去了！

小菊穿着白衣，繫着白帶，白鞋白襪，帶着小藍呢白邊帽子，有說不出的飄逸和可愛。

在殯儀館大家沒有工夫顧到她。她自在母親樓旁，摘着花園上的花朵玩耍。等到黃昏事畢回來，上了樓，盡了梯級。正在大家徬徨無主，不知往那裏走，不知說什麼好的時候，她忽然大哭，『我奶奶，我奶奶。奶奶那裏去了！怎麼不回來！』抱着她的張媽，忍不住先哭了，我們都不由自主的號啕大哭起來。

吃過晚飯，父親很早就睡下了，涵華和我在父親床前爐邊，默然的對坐。只見爐台上時鐘的長針，在淒清的滴答聲中，徐徐移動。在這針徐徐的將指到九點四十分的時候，涵突然站起，將鐘擺停了，說『姊姊，我們睡罷！』他頭也不回，便走了出去，華和我望着他的背影，又不禁滾下淚來，九時四十五分！又豈只是他一個人，不忍再見這爐台上的鐘，再走到九時四十五分！

天未明我就忽然醒了。聽見父親在床上轉側。從前窗下母親的床位，今天從那裏透進微明來。那個床沒有了，這屋裏是無邊的空虛，空虛，千愁萬緒，都從曉枕上提起。思前想後，似乎世界上一切都臨到盡頭了！

在那幾天內，除了幾封報喪的信之外，關於母親，我並沒有寫下半個字。雖然有人勸我寫哀啓，我以爲不但是「語無倫次」之中，不能寫出什麼來，而且『先慈體素弱一類的文字，又豈能表現母親的人格於萬一？母親的聰明正直，慈愛溫柔，從她做孫女兒起，至做祖母止，在她四圍的人對她的疼憐，眷戀，愛戴，這些情感，在我知識內外的，在人人心中都是

篇篇不同的文字了。受過母親調理，栽培的兄弟姊妹姪，個個都能寫出一篇最真摯最沉痛的哀啓。我又何必來敷衍一段，使他們看了覺得不完全不滿意的東西？

雖然沒有寫哀啓，我却在父親下淚擱筆之後，替她湊成一副輓聯，我覺得那却是字字真誠，能表現那時一家的情感，聯語是：『教養全賴腳賢，五個月病榻呻吟，最可憐嬌兒愛培，死別生離，幾輩傷心失慈母，——晚近方知我老，四十載春光頓歇，那忍看穉孫弱媳，承歡強笑，舉家和淚過新年。』

在那幾天內，除了每天清晨，一家子從寓所走到殯儀館參謁母親的遺容之外。我們都不出門；從殯儀館歸來，照例是陰天。進了屋子，剛擦過的地板，剛旺上來的爐火，——脫了外面的衣服，在爐邊一坐，大家都覺得此心茫茫然無處安放！我那幾天的日課，是早晨看書，做活計。下午多有戚友來看，談些時事，一天也就過去。到了夜裏，不是呆坐，就是寫信。夜中的心情，現在追憶已模糊了，爲寫這篇文章，檢出舊信，覺得還可以尋迹：

『藻：

真想不到現在才能給你寫這封長信。藻，我從此是沒有娘的孩子了！這十幾天的辛苦，失眠，落到這麼一個結果。我的悲痛，我的傷心，豈是十言萬語所說得盡？前日打起精神，給你和杰弟寫那一封感函，也算是肝腸寸斷。……這兩天家中到是很安靜，可是更顯出無邊的空虛，孤寂。我在父親屋中，和他作伴，白天也不敢睡，怕他因寂寞而傷心，其實我躺下

也睡不着。中夜驚醒，尤爲難過，……………」

『母親死後的光陰真非人過的！就拿今晚來說，父親出門訪友去了；涵和華在他們屋裏；我自己孤零零的坐在母親屋內。四圍只有悲哀，只有寂寞，只有淒涼。連爐炭爆發的聲音，都與我以辛酸的聯憶。這種一人獨在的時光，我已過了好幾次了，我真怕，徹骨的怕，怎麼好？』

因着母親之死，我始驚覺於人生之極短，生前如不把溫柔嘗盡，死後就無從追討了。我對於生命的前途，並沒有一點別的願望，只願我能在一切的愛中陶醉，沈沒。這情愛之杯，我要滿滿的斟，滿滿的飲。人生何等的短促，何等的無定，何等的虛空呵！

千言萬語仍回到一句話來。人生本質是痛苦，痛苦之源，乃是愛情過重。但是我們仍不能不飲鴆止渴，仍從生痛苦之愛情中求安慰。何等的癡愚呵，何等的矛盾呵！

寫信的地方，正是母親生前安床之處。我愈寫愈難過了，愈寫愈糊塗了。若再寫下去，我連氣息也要窒住了！』

一月二十六夜，因爲杰弟明天到家，我時時驚躍，終夜不寐。想到這可憐的孩子，在風雪中歸來，這一路哀思痛哭的光景，使我在想像中，心膽俱碎！二十七日下午，報告船到。涵驅車往接，我們提心吊膽的坐候着，將近黃昏，聽得門外車響，大家都突然失色，華一轉身便走回她屋裏。接着樓梯也響着，涵先上來，一低頭連忙走入他屋裏去了，後面是杰，笑

容滿面，脫下帽子在手裏，奔了進來。一聲叫「媽，」我迎着牠，忍不住哭了起來。他突然站住呆住了，那時驚痛駭疾的慘狀，我這時追思，一支禿筆，真不能描寫於萬一，雷掣電擊一般，他垂下頭便倒在地上，雙手抱住父親的腿，猛咽得閉過氣去。緩了一緩，他才哭喊了出來，說「你們爲什麼不早告訴我，你們爲什麼不早告訴我！」這時一片哭聲之中涵和華也從他們屋裏哭着過來。父親拉着杰，淚流滿面，婢僕們漸漸進來，慢慢的勸住。大家停了淚。杰立刻便要到殯儀館，去看看母親的遺容。父親和涵便帶了他去。回來問起母親病中情狀，又重新哭泣。在這幾天內，杰從滿懷的希望與快樂中，驟然下墮。他失魂落魄似的，一天哭好幾次。我們只有勉強勸慰。幸而他的主見，在昏迷之中，還能支柱，我才放下了心。

二月二日開弔，禮畢，涵因有緊急的公事，當晚就回到南京去了。母親會說命裏只有兩個孩子送她，如今送葬又只剩我和杰了。在涵未走之前，我們大家聚議，說下葬之後，我們再看不見母親了，應該有些東西殉葬，只當是我們自己永遠隨侍一般。我們隨各剪下一縷頭髮，連父親和小菊的，都裝在一個小白信封裏。此外我自己還放入我頭一次剃下來的胎髮（是母親珍重的用紅線束起收存起來的）以及一把「斐託斐」（Phi Tau Phi）名譽學會的金鑰匙。這鑰匙是我在大學畢業時得到的，上面刻有年月和姓名。我平時不大帶他。而在我得到之時，却會與母親以很大的喜悅。這是我覺得我的一切珍飾，都是母親所賜與，只有這個，是我自己以母親栽培我的學力得來的。我願意以此寄託我的堅逾金石的爱感的心，在我未死之

前，先隨侍母親九泉之下！

二月三日，下午二時，我們一家收拾了都到殯儀館。送葬的親朋，也陸續的來了。我將昨夜封好了的白信封兒，用別針在棺蓋裏子的白綾花上。父親俯在玻璃蓋上，又痛痛的哭了一場。我們扶起父親，拭去了蓋上的眼淚：珍重的將棺蓋掩上。自此我們再無從瞻仰母親的柔靜慈愛的睡容了！

父親和杰及幾個伯叔弟兄，輕輕的將鋼棺抬起，出到門外，輕輕的推進一輛堆滿花園的汽車裏。我們自己以及諸親友，隨後也都上了汽車，從殯儀館徐徐開行。路上天陰欲雨，我緊握着父親的手，心頭一痛，吐出一口血來。父親慘然的望着我。

二時半到了虹橋萬國公墓，我們又都跟着下車。仍由父親和杰等抬着鋼棺，執事的人，穿着黑色大禮服，靜默前導。到了墳地上，遠遠已望見地面鋪着青草似的綠氈。中央墳穴裏嵌放着一個大水門泥框子。穴上地面放着一個光耀射目的銀框架。架的左右兩端，橫牽着兩條白帶。鋼棺便輕輕的安穩的放在白帶之上。父親低下頭去，左右的看周正了。執事的人，便肅然的問我說，『可以了罷？』我默然點首。他便俯下去，撥開銀框上白帶機括。白帶慢慢的鬆了，盛着母親遺體的鋼棺，便平穩的無聲的徐徐下降。這時大家慘默的凝望着，似乎都住了呼吸。在鋼棺降下地面時，萬千靜默之中，小菊忽然大哭起來，掙出張媽的懷抱，向前走着說『奶奶掉下去了！你要下去看看，我要下去看看！』華一手拉住小菊，一手用手絹

掩上臉。這時大家又都支持不住，忽然都背過臉去，起了無聲的幽咽！

鋼棺安穩平平的落在水門泥框裏，又慢慢的抽出白帶來。幾個人夫，抬過水門泥蓋子來，平平的蓋上。在四周合縫裏和蓋上鐵環的凹處，都抹上灰泥。水門泥框從此封鎖。從此我們連盛着母親遺體的鋼棺也看不見了！

堆掩上黃土，又密密的繞覆上花園。大家向着這一坯香雲似的土邱行過禮。這簡單嚴靜的葬禮，便算完畢了。我們謝過親朋，陸續的向着園門走。這時林青天黑，松梢上已灑上絲絲的春雨。走近園門，我回頭一望。蜿蜒的灰色道上，陰沈的天氣之中，松蔭蒼蒼，杰獨自落後，低頭一步一跛的拖着自已似的慢慢的走。身上是灰色的孝服，眉宇間充滿了絕望，無告，與迷茫，我心頭刺了一刀似的！我止了步，站着等着他。可憐的孩子呵！我們竟到了今日之一日！

回家以後，呵，回家以後！家裏到處都是黑暗，都是空虛了。我在一月五夜寄給藻的信上說：

『我從前有一個心，是個充滿幸福的心。現在此心是跟着我最寶愛的母親葬在九泉之下了。前天兩點半鐘的時候，母親的銀棺，在光彩四射的銀架間，由白帶上徐徐降下的時光。我的心，完全黑暗了。這心永遠無處捉摸了，永遠不能復活了！……』

不說了，愛，請你預備着迎接我，溫慰我。我要飛回你那邊來。只有你，現在這

## 是我的幻夢！

以後的幾個月，涵調到廣州去。杰和我回校。父親也搬到北京來。只有海外的楫，在歸舟上，還『做着儂倚慈懷的溫甜的夢。』

九月七日晨，陰。我正發着寒熱，楫歸來了。輕輕推開屋門，站在我的牀前。我們握着手含淚的勉強的哭着。他身材也高了，手臂也粗了，胸脯也挺起了，面目也驚黑了。海上的辛苦與風波，將我的嬌生慣養的小弟弟，磨煉成一個忍辱耐勞的青年水手了！我是又歡喜，又傷心。他只四面的看着，說了幾句不相干的話，才款款的坐在我床沿，說：『大哥並沒有告訴我。船過香港，大哥上來看我，又帶我上岸去吃飯，萬分懇摯愛憐的感勉我幾句話。送我走時，他交給我一封信，叫我給二哥。我珍重的收起。船過上海，親友來接，也沒有人告訴我。船過芝罘，停了幾個鐘頭，我倚欄遠眺。那是母親生我之地！我忽然覺得悲哀迷惘，萬不自支，我心血狂湧，顛頓的走下艙去。我素來不拆閱弟兄們的信那時如有所使，我打開箱子開視了大哥的信函。裏面嚇然的是一條繫臂的黑紗，此外是空無所有！……』他哽咽了，俯下來，埋頭在我的衾上，『我明白了！一大半，只覺得手足冰冷！到天津，二哥來接我，我們昨夜在旅館裏，整整的相抱哭了一夜！』他哭了，『你們爲什麼不早告訴我？我一道上做着萬里來歸，儂倚慈懷的溫甜的夢，到得家來，一切都空了！忍心呵，你們！』我那時也只有哭的分兒。是呵，我們都是最弱者，父親不敢告訴我；藻不敢告訴杰；涵不敢告訴楫

；我們只能戰慄着等待這最後的一天！忍心的天，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們，生生的突然的將我們慈愛的母親奪去了！

完了，過去生中這一段慈愛，一段恩情，從此告了結束。從此宇宙中有填不盡的缺憾，心靈上有填不滿的空虛。只有自家料理着回腸，思想又思想，解慰又解慰。我受盡了愛憐，如今正是自己愛憐他人的時候。我當永遠勉勵着以母親之心爲心。我有父親和三個弟弟，以及許多的親眷。我將永遠擁抱愛護着他們。我將永遠記着楫二次去國給杰的幾句話、『母親是死去了，幸而還有愛我們的姊姊，緊緊的將我們攙在一起。』

窗外是苦雨，窗內是孤燈。寫至此覺得四顧徬徨，一片無告的心，沒處安放！藻迎面坐着，也在寫他的文字。溫靜沉着者，求你在我們悠悠的生命道上，扶助我，提醒我，使我能成爲一個像母親那樣的人！

### 『無限之生』的界線

我獨坐在樓廊上，凝望着窗內的屋子。淺綠色的牆壁，赭色的地板，幾張椅子和書桌；空沉沉的。被那從綠簾子底下發出來的燈光照着，只覺得淒絕無色。

這屋子，便是宛因和我同住的一間宿舍，課餘之暇，我們永遠是在這屋裏說笑，如今宛因去了，只剩了我一個人了。

她去的那個地方，我不能知道，世人也不能知道，或者她自己也不能知道。然而宛因是死了，我看見她病的，我看見她的軀殼在黃土裏的，但是這個軀殼能以代表宛因麼！

屋子依舊是空沉的，空氣依舊是煩悶的，燈光也依舊是慘綠的。我只管坐在窗外，也不是悲傷，也不是恐懼；似乎神經麻木了，再也不能邁步進到屋子裏去。

死呵，你是一個破壞者，你是一個大有權威者！世界既然有了生物，為何又有你來摧殘他們，限制他們？無論是偉人是英雄，是……一遇見你，便立刻撤下他一切所有的，屈服在你的權威之下。無論是驚才，絕艷，豐功，偉業，與你接觸之後，不過只留下一堆黃土！

我想到這裏，只覺得失望，灰心，到了極處——這樣的人生，有什麼趣味？縱然抱着極大的願力，又有什麼用處？，又有什麼結果？到頭也不過是歸於虛空，不但我是虛空，萬物也是虛空。

漆黑的天空裏，只有幾點閃爍的星光，不住的顫動着。樹葉格格格格響着，微微的一陣槐花香氣，撲到闌邊來。

我抬頭看着天空，數着星辰竭力的想安慰自己。我想：——何必爲死者難過？何必因爲有『死』就難過？人生世上，勞瘁辛苦的，想爲國家，爲社會，謀幸福；似乎是極其壯麗宏大的事業了。然而造物者憑高下視，不過如同一個螞蟻，辛辛苦苦的，替他同伴歇着粟粒一般。幾點的小雨，一陣的微風，就忽然把他渺小之軀，打死，吹飛。他的工程，就完了結。

我們人在這大地上，已經是像小蟻微塵一般，何況在這萬星團簇，縹渺幽深的太空之內，更是連小蟻微塵都不如了！如此看來，……都不過是曇花泡影，抑制理性，隨着他們走去，就完了！何必……

想到這裏，我的腦子似呼漲大了，身子也似乎起在空中。勉強定了神，往四圍一看：——我依舊坐在閣邊，樓外的景物，也一切如故。原來我還沒有超越到世外去，我苦痛已極，低着頭只有歎息。

一陣衣裳縈縛的聲音，彷彿是從樹杪下來，——接着有微渺的聲音，連連喚道：「冰心，冰心！」我此時昏昏沉沉的，問道：「是誰？是宛因麼？」她說：「是的。」我竭力的抬起頭來，藉着微微的星光，仔細一看，那白衣飄舉，蕩蕩漾漾的，站在我面前的，可不是宛因麼！只是她全身上下，顯出一種莊嚴透澈的神情來，又似乎不是從前的宛因了。

我心裏益發的昏沉了，不覺似悲似喜的問道：「宛因，你爲何又來了？你到底是那裏去了？」她微笑說：「我不過是越過『無限之生的界線』就是了。」我說：「你不是……」她搖頭說：「什麼叫做『死？』我回你依舊是一樣的活着，不過你是在界線的這一邊，我是在界線的那一邊，精神上依舊是結合的。不但我和你是結合的，我們和宇宙間的萬物，也是結合的。」

我聽了她這幾句話，心中模模糊糊的又像明白，又像不明白。

這時她朝若曙星的眼光，似乎已經歷歷的看出我心中的癡結。便問說：『在你未生之前，世界上有你沒有？在你既死之後，世界上有你沒有？』我這時明白了，過了一會，忽然靈光一閃，覺得心下光明朗澈，歡欣鼓舞的說：『有，有，無論是生前，是死後，我還是我，「生」和「死」不過都是「無限之生的界線」就是了。』

她微笑說：『你明白了，我再問你，什麼叫着「無限之生」？』我說：『「無限之生」就是天國，就是極樂世界。』她說：『這光明神聖的地方，是發現在你生前呢？還是發現在你死後呢？』我說：『既然生前死後都是有我，這天國和極樂世界，就說是現在也有，也可以的。』

她說：『爲什麼現在世界上，就沒有這樣的地方呢？』我彷彿應道：『既然我們和萬物都是結合的，到了完全結合的時候，便成了天國和極樂世界了，不過現在……』她止住了我的話，又說：『這樣說來，天國和極樂世界，不是超出世外的，是不是呢？』我點了一點頭。

她停了一會，便說：『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，你就是萬物，萬物就是太空；是不可分析不，容分析的。這樣——人和人中間的愛，人和萬物，和太空中間的愛，是曇花麼？是泡影麼？那些英雄，偉人，殺伐爭競的事業，自然是虛空的了。我們要奔赴到那「完全結合」的那個事業，難道也是虛空的麼？去建設「完全結合」的事業的人，難道從造物者看來，是如同小蟻微塵麼？』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只含着快樂信仰的珠淚，抬頭望着她。

她慢慢的舉起手來，輕裾飄揚，那微妙的目光，悠揚着看我，瓊瓊的說：「萬全的愛，無限的結合，是不分生——死——人——物的，無論什麼，都不能抑制摧殘他，你去罷，——你去奔那「完全結合」的道路罷！」

這時她慢慢的飄了起來，似乎要乘風飛舉。我連忙拉住她的衣角說，「我往那裏去呢？那條路在那裏呢？」她指着天邊說，「你迎着祂走去罷。你看——光明來了！」

輕軟的衣裳，從我臉上拂過，慢慢的睜開眼，只見地平線邊，漾出萬道的霞光，一片的光明瑩潔，迎着我射來，我心中充滿了快樂，也微微的隨她說道：「光明來了！」

## 畫 詩

去年冬季大考的時候，我因為抱病，把聖經課遺漏了；第二天我好了，聖經課教授安女士，便叫我去補考。

那一天是陰天，雖然不下雪，空氣却極其沉悶，我無精打采的，夾着一本聖經，繞着大陸踏着雪，到她住的那座樓上，上了台階，她已經站在門邊，一面含笑問我「病好了沒有？」一面帶我到她的書房裏去，她坐在搖椅上，我扶着椅背站在爐旁，她接過聖經，打開了；略略的問我幾節詩篇上的詩句，以後就拿筆自己在本子上寫字。我抬起頭來，——無意中忽然看見了爐台上倚着的一幅畫！

一片危峭的石壁，滿附着蓬蓬的枯草。壁上攀援着一個牧人，背着臉，右手拿着竿子，左手却伸下去摩撫巖下的一隻小羊，他的指尖剛及到小羊的頭上。天空裏却盤旋着幾隻飢鷹，畫上的天色，也和那尺一樣，陰沉——黯淡

看！牧人的衣袖上，掛着荊棘，他是攀崖踰嶺的去尋找他的小羊，可憐的小羊！他迷了路，地下是歧途百出，天上有飢鷹緊追着——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了。牧人來了！并不責備他，却仍舊愛護他，他又悲痛，又慚悔，又喜歡，只溫柔羞怯的，仰着頭，挨着牧人手邊站着，動也不動

我素來雖然極愛圖畫，也有一兩幅的風景畫，曾博得我半天的凝注。然而我對於他們的態度，却好像是他們來娛悅我，來求我的品鑑賞玩；因此從我這裏發出來的，也只有贊歎的話語，和愉快的感情。

這幅畫却不同了！他是暗示我，教訓我，安慰我。他不容我說出一句話，只讓我靜穆沈肅的立在爐台旁邊。——

我注目不動，心中的感想，好似湖水一般的奔湧。一會兒忽然要下淚，這淚，是感激呢，是信仰呢？是得了安慰呢？他不容我說，我也說不出來——

這時安女士喚我一聲；我回過頭去，眼光正射到她膝上的聖經——詩篇——清清楚楚的幾行字：

『上帝是我的牧者——使我心裏蘇醒——』

她翻過一頁去。我的眼光也移過去，——那面又是清清楚楚的幾行字：

『諸天述說上帝的榮耀，穹蒼傳揚他手所創造的……無言無語……聲音却流通已極——』

那一天的光陰早過去了，那一天的別的印象，也都模糊了，但是這詩情和畫意，却是從那時到現在永遠沒有離開我——

## 問答詞

樹影兒覆在牆兒上，又是風涼如洗，月明如水。

她看着我，『爲何望天無語？莫非是起了煩悶，生了感慨？』

我說：『我想什麼是生命！人生一世，只是生老病死，便不生老病死，又怎麼？渾渾噩噩，是無味的！，便流芳百世又怎樣？百年之後，誰知道你？千年之後，又誰知道你？人類滅絕了，又誰知道你？便如你我月下共語，也只是電光般，瞥過無限的太空，這一會兒，已成了過去渺茫的事跡。』

她說：『這不對呵，你只管讚美「自然，」謳歌着孩子，鼓吹着宇宙的愛，稱世界是綿綿無盡。你自己豈不會說過「世界上有的是快樂光明？」』

我說：『這只是閉着眼睛想着，低看頭兒寫着，自己證實，自己懷疑，開了眼兒，抬起

頭兒。幻像便走了！樂園在那裏？天國在那裏？依舊是社污會濁，人生煩悶！「自然」只永遠是無意識的，不必說了。小孩子似乎很完滿，只爲他無知無識。然而難道他便永久是無知無識？便永久是無知無識，人生又豈能滿足？世俗無可說，因此我便還玄想，撇下人生，來頌美自然，謳歌孩子，一般是自欺，自慰，世界上那裏是快樂光明？」

她說：「希望便是快樂，創造便是快樂。還玄想，撇下人生，難道便可使社會不污濁，人生不煩悶？」

我說：「希望做不到，又該怎樣？創造失敗了，又該怎樣？古往今來，創造的人又有多少？到如今他們又怎樣？你只是恒河沙數中的一粒，要做也何從做起，要比也如何比得起？即或能登峯造極，也不過和他們一樣。不希望還好，不想創造還好，到不如愚夫庸婦，一生一世。永遠是無煩惱！」

她微笑說：「你的感情起落無恒，你的思想沒有系統。你沒有你的人生哲學，沒有你的世界觀。只是任着思潮奔放，隨着思潮說話。創造是煩悶，不創造只煩惱，又如何？希望是煩惱，不希望只煩悶，又如何？」

我說：「是呵，我已經入世了，不希望也須希望，不前進也須前進，車兒已上了軌道了，走走，但不時的瞻望前途，只一片的無聊乏味！這軌道通到虛無縹緲裏，走走，俊彩星馳的走，但不時的覺着，走了一場，在這廣漠的宇宙裏，也只是無謂！」

她只微笑着，月光射着她清揚的眉宇，她從此便不言語。

『世界上的力量，永遠沒有枉廢：你的二舉手，這勢力便催開了一朵花；你的一轉身，也使萬物顫動：你是大調和的生命裏的一部份，你帶着你獨有的使命；你是站在智慧的門檻上，請更進一步！看呵，生命只在社會污濁，也生煩悶裏。宇宙又何曾無情？人類是幾時滅絕？不要看低了愚夫庸婦，他們是了解生命的真意義，知道人生的真價值。他們不會感慨，不會煩悶，只勤勤懇懇的爲生人造福。回來罷，腳踏實地着想！這話』

不是她說的，她只微笑着。

『宛因呵，感謝你清揚的眉宇！從明月的光輝中，清清楚楚的告訴我。』

## 夢

她回想起童年的生涯，真是如同一夢罷了！穿着黑色帶金線的軍服，佩着一柄短短的軍刀，騎在很高的白馬上，在遼岸邊緩轡徐行的時候，心裏只充滿了壯美的快感，幾曾想到現在的自己，是這般的靜寂，只拿着一枝筆兒，寫她幻想中的情緒呢？

她男裝到了十歲，十歲以前，她父親常常帶她去參與那軍人娛樂的宴會。朋友們一見都誇獎說，『好英武的一個小軍人！今年幾歲了？』父親先一面答應着，臨走時纔微笑說，『他是我的兒子，但也是我的女兒。』

她會打走隊的鼓，會吹召集的喇叭。知道毛瑟槍裏的機關。也會將很大的砲彈，旋進砲腔裏，五六年父親身畔無意中的訓練，真將她做成很矯健的小軍人了。

別的方面呢？平常女孩子所喜好的事，她却一點都不愛。這也難怪她，她的四圍並沒有別的女伴，偶然看見山下經過的幾個村裏的小姑娘，穿着大紅大綠的衣裳，裹着很小的脚。匆匆一面裏，她無從知道她們平居的生活、而且她也不把這些印象，放在心上。一把刀，一匹馬，便堪過盡一生了！女孩子的事，是何等的瑣碎煩膩呵！當探海的電燈射在浩浩無邊的大海上，發出一片一片的寒光。燈影下，旗影下，兩排兒沉豪英毅的軍官，在劍佩鏘鏘的聲裏，整齊嚴肅的一同舉起杯來，祝前程萬里的時候，這光景，是怎樣的使人湧出慷慨的快樂的眼淚呢？

她這夢也應當到了醒覺的時候了！人生就是一夢麼？

十歲回到故鄉去，換上了女孩子的衣服，在姊妹羣中，學到了女兒情性；五色的絲綫，是能做成好看的活計的；香的，美麗的花，是要插在頭上的；鏡子是妝束完時要照一照的；在衆人中間坐着，是要說些很細膩很溫柔的話，眼的淚是時常要落下來。的女孩子是總有點脾氣，帶點嬌貴的樣子的。

這也是很新穎，很能造就她的環境——但她的父親送給她的一把佩刀，還永久掛在窗前。拔出鞘來，寒光射眼，她每每呆住了。白馬呵，海岸呵，荷槍的軍人呵……模糊中有無窮

的棖惘。姊妹們在窗外喚她，她也不出去了。站了半天，只掉下幾點無聊的眼淚。

她後悔麼？也許是，但有誰知道呢！軍人的生活，是怎樣的造就了她的性情阿！黃昏時營幕裏吹出來的笳聲，不便是抑揚淒惋麼？世界上軟軟溫柔的境地，難道只有女孩兒可以占麼？海上的月夜，星夜，眺臺獨立倚槍翹首的時候；沉沉的天幕下，人靜了，海也濃睡了，——「海天以外的家！」這時的情懷，是詩人的還是軍人的呢？是兩縷悲壯的絲交糾之點呵！

除了幾點無聊的英雄淚，還有甚麼？她安於自己的境地了！生命如果是圈兒般的循環，或者便從「將來」又走向「過去」的道上，但這也是無聊阿！

十年深刻的印象，遺留於她現在的生活中的，只是矯強的性質了——她依舊是喜歡看那整齊的步伐，聽那悲壯的軍笳。但與其說她是歡喜看，歡喜聽，不如說她是怕看，怕聽罷。橫刀躍馬，和執筆沉思的她，原都是一個人，然而時代將這些事隔開了……

童年！只是一個深刻的夢麼？

## 笑

雨聲漸漸的住了，窗簾後隱隱的透進清光來。推開窗戶一看，呀！涼雲散了，樹葉上的殘滴，映著月兒，好似螢光千點，閃閃爍爍的動着。——真沒想到苦雨孤燈之後，會有這麼

一幅清美的圖畫！

憑窗站了一會兒，微微的覺得涼意侵人。轉過身來，忽然眼花繚亂，屋子裏的別的東西，都隱在光雲裏：一片幽輝，只浸着牆上畫中的安琪兒。——這白衣的安琪兒，抱着花兒，揚着翅兒，向着我微微的笑。

「這笑容彷彿在那兒看見過似的，什麼時候，我會……」我不知不覺便坐在窗口下想，——默默的思想。

嚴閉的心幕，慢慢的拉開了，湧出五年前的一個印象。——一條很長的古道。驢脚下的泥，兀自滑滑的。田溝裏的水，潺潺的流着，近村的綠樹，都籠在溼煙裏。弓兒似的新月，掛在樹梢。一邊走着，似乎道旁有一個孩子，抱着一堆燦白的東西。驢兒過去了，無意中回頭一看。——他抱着花兒，赤着腳兒，向着我微微的笑。

「這笑容又彷彿是那兒看見過似的！」我仍是想——默默的思想。

又現出一重心幕來，也慢慢的拉開了，湧出十年前的一個印象。——茅檐下的雨水，一滴一滴的落到衣上來。土階邊的水泡兒，泛來泛去的亂轉。門前的麥隴和葡萄架子，都灑得新黃嫩綠的非常鮮麗。——一會兒好容易雨晴了，連忙走下坡兒去。迎頭看見月兒從海面上來了，猛然記得有件東西忘下了，站住了，回過頭來。這茅屋裏的老婦人——她倚着門兒，抱着花兒，向着我微微的笑。

笑

這同樣微妙的神情，好似遊絲一般，飄飄漾漾的合了攏來，縮在一起。

這時心下光明澄靜，如登仙世，在歸故鄉。眼前浮現的三個笑容，一時融化在愛的調和裏看不分明了。

——(完)——



康德六年二月十日初版發行  
 康德七年十月十日再版印刷  
 康德七年十月卅日再版發行

版權



所有

▲冰心文選▼

△定價國幣八角

  
 奉天市瀋陽區一心街一段八七號

編輯人 朱 楠 秋

奉天市瀋陽區一心街一段八七號

發行人 何 一 鳴

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一段四號

印刷人 董 致 榮

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一段四號

印刷所 關 東 印 書 館

奉天市瀋陽區一心街五段一二九號

發行所 東 方 書 店



3)